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七月五日發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民報

第十五號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民報第十五號目次

●圖畫 △俄國暗殺團首領該登學尼獄中之肖像 △法國鼓吹革命之少年新聞記者德謨郱

●中華民國解……太炎

●悲佃篇……韋裔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續第十四號……韋裔

●土地國有與財政再駁新民叢報之非難 土地國有政策……縣解

●法國革命史論……寄生

●來稿

▲蘇菲亞傳……无首

●談叢

▲涓涓談……明民

英國倫敦赤十字會總醫生柯士賓著
中國孫逸仙先生譯

赤十字會救傷第一法

定價日金參拾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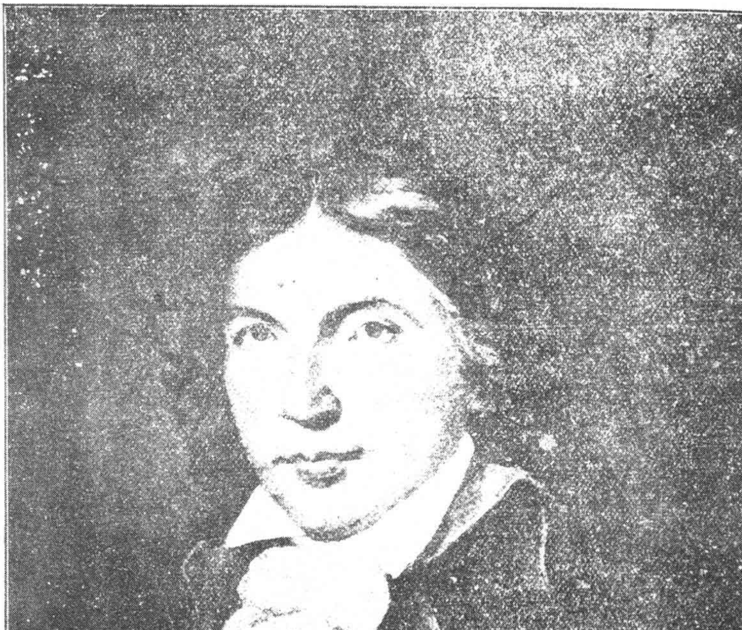
是書分六章首論形體功用次論救傷之法次論移傷侍疾之法瘖瘓生死之際臨變救急所當第一着手者簡明切當爲赤十字會之要書法德義日均有譯本孫逸仙先生湛於醫學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以漢文譯述流傳甚廣邇來再版章太炎先生序而行之他日國民軍起大有裨於實用且行者居者苟明此法可以濟不虞之變其有造於箇人抑非鮮也

發行所　本報發行所



（該氏親自美洲寄贈）

俄國暗殺團首領該魯學尼獄中之肖像



法國鼓吹革命之少年新聞記者德謨那

本社又蒙海外諸君寄助多金今謹將芳名及數目登諸卷首以誌鳴謝

顏太恨	常年捐五十元
黃禮	喜捐洋伍大元
張世忠	喜捐洋伍大元
炳學勝麟書	喜捐洋參大元
李礪河	喜捐洋伍大元
傅氏女士	喜捐洋壹大元
陳□□	五元
破壞子	五元

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

近世以來。社會主義。盛於西歐。蔓延於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間倡民族主義。然僅辨民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鑒於此。慨社會主義之不昌。擬搜集東西前哲諸學術。參互考驗。發揮光大。以餉我國民。又慮此學之不能普及也。擬設社會主義講習會。以討論此旨。留學界諸君如有與本會表同情者。乞將名姓住址。寄交牛込新小川町二ノ八民報編輯部對面巷內本會通信所。俟開會有期。即行函達。張繼劉光漢仝啓。

天義報廣告

（前二號已出）

本報之宗旨在于破壞固有之社會顚覆現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權以實行人類完全之平等于男女平等精理言之尤詳月出二册每册售價一角訂全年者二元欲購閱本報者可向民報編輯所對面巷內天義報社函訂

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比存於龍藏者惟唐智廣所撰悉曇字記一卷然音韵既多譌謬至於語格一切未詳鑑徒供持咒之用而已衲自早歲出家即嘗有志於此繼游暹羅住祇園寺鞠密爾長老亦以書成相勉爾見西人撰述梵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正相符會究心數年成初步梵文典八卷會友人勸將首卷開印遂以付梓餘俟續刊非謂佛刹出音盡於斯著然講通華梵當自此始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持此功德迴向華嚴首卷目次具列如左

‖ संस्कृत प्रथममार्गोंपदेशिका ‖

印度法學士波邏罕居士題辭
餘杭章炳麟居士題辭
餘杭章炳麟居士序
儀徵劉光漢居士序
儀徵何震女士題偈
自序
例言
決擇分
字母(十三種)
字母漢音羅馬音表
諸經釋字母品
摩多
別体摩多
空點涅槃點
體文
別體摩多附合法
求那毘利地及半母音法
五聲類別表
母音連聲法
子音連聲法
數字
聯合子音字表
梵文法表
卷第一附錄
心經原文漢文直譯F.M.M.英譯
那羅王譚

粵東新會慧龍寺博經白

合資會社東洋社長石川正作選集說明

小學讀本教授用



六重桐箱入一組貳百種

並製九圓●上製十八圓●荷造費實費

本集凡衣食住各種標品排列精詳說明正確誠標品中之模範標品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長宏文學院長嘉納治五郎先生題字

宏文學院教習上野巽先生著

學校應急治療法　漢文　金二十錢　郵稅貳錢

兵式體操法　附射擊學　漢文　金六十五錢　郵稅六錢

前者於危疾治療後者於兵式體操詳加解說獨具隻眼　留學諸君盍速購諸

大日本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十二番地　電信略號トオヨ

合資會社 東洋社

弊社營業品總目錄郵劵四錢御送付次第進呈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上原六四郎先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岡山秀吉先生　選定

小學手工科標本

定價十六圓　荷造費壹圓

小學手工科用具

普通具拾壹圓　荷造費四十五錢

木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五十錢

金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四十五錢

以上壹組五十圓　荷造費壹圓廿錢

博物教授用標本

動物標本　五十種拾貳圓乃至貳百五拾種百六拾圓

植物標本　七拾種五圓半乃至千種百七拾圓

鑛物標本　四十八種五圓乃至百五拾種六拾五圓

岩石標本　四拾八種六圓乃至百貳拾五種貳拾七圓

教育品各種標本模型類●林採遊戲器械物理化學器械

東洋社風琴

普通形第十四號　製作堅牢　裝飾優美　音律正確　價格低廉



デスク形一號貳圓乃至拾號百圓普通形一號拾七圓乃至拾四號貳白圓

其他一切西洋樂器及附屬品並洋琴手琴風琴之修善均能應命如須本社樂器目錄惠寄二錢郵券即能遞示進呈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豐富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摘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玆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册售銀一圓半年六册五角五分零售每册一角郵費每册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若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社謹啓

中華民國解

太炎

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為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為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就漢土言漢土則中國之名以先漢郡縣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土中以對邊郡漢土之言中國者舉領域以對異邦此其名實相殊之處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為言世言昆侖為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昆侖以否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為質然神靈之胄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為根本宓犧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于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城（據世本。西城為漢漢中郡屬縣。故公孫尼子言舜牧羊於漢陽。據地理志漢中郡褒中縣有漢陽鄉。）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奧區斯為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是也其後人跡所至徧及九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為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於是始廣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為通語世稱山東人為侉子者侉即華之遺言矣

正言種族宜就「夏」稱說文云夏中國人也蠻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知不起於夏后之世或言遠因大夏此亦與昆侖華國同類質以史書夏之爲名實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謂之夏或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凡皆小別互名本出武都至漢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際因水以爲族名猶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其後因族命地而關東亦以「東夏」著下逮劉季撫有九共與匈奴西域相郤倚聲教遠暨復受漢族之稱此雖近起一王不爲典要然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爲同地於華陽則爲同州用爲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爲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爲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今有爲金鐵主義說者曰『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爲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爲夷狄夷狄可以進爲中國專以禮敎爲標準而無有親疎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

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爲華。以文化言可決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爲何等民族。則於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於其中。以西人學說擬之。實採合於文化說。而背於血統說。華爲花之原字。以花爲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狀態血統之奇。此可於假借會意而得之者也」爲是說者、蓋有三惑、一曰未明於託名標識之事。而强以字義皮傅爲言。夫華本華山。居近華山而因有華之稱。後代華稱既廣。忘其語原。望文生訓。以爲華美。以爲文明。雖無不可。然非其第一義。亦猶夏之訓大。皆後起之說耳。且如印度人種。舊稱爲阿黎耶。今人推究其始。則爲農夫。而其後或言貴人。或言聖者。此實晚出之義。乃種人所以自矜尙也。就以有義言之。中國向日稱民爲黎民。至秦則曰黔首。黎云黔云。皆謂其黑髮也。然不得以一切黑髮者。盡指爲同族。縱令華有文化之義。豈得曰凡有文化者。盡爲中國人乎。必如所說。則凡有農夫。皆得爲印度人。凡有貴人聖者。亦皆得爲印度人。安得此瀆亂汗漫之言也。今夫蠻夷戎狄。固中國所以表別殊方者。其始劃種爲言。語不相濫。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國。皆得被以斯名。胡本東胡。久之而稱匈奴者。亦謂之胡。久

之而稱西域者亦謂之胡番本吐蕃久之而稱同部者亦曰西番久之而稱臺灣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既濫矣而不得謂同稱者即爲同國同族況華之名猶未同也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爲一何其奢濶而遠於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誣史義是說所因起於劉逢祿輩世仕滿洲有擁戴虜酋之志而張大公羊以陳符命尙非公羊之舊說也按中國自漢以上視蠻閩貉狄諸族不比於人故夷狄無稱人之例春秋嘗書邢人狄人伐衞齊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義夫引異類以剪同族蓋春秋所深誅狄不可人而邢人齊人人之則是邢人齊人自儕於狄也非進狄人實以黜邢人齊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觀於春秋書狄爲人其言有隱其聲有哀所謂志而晦哉若夫潞子嬰兒赤狄犬種晉與爲婚既非匹偶及遭虐殺興師復仇書潞子者非謂夷狄有君亦正所以賤晉與書狄人者同科而公羊謂潞子爲善斯言之不從矣其有貶黜諸華同於夷狄者則春秋書晉伐鮮虞是何氏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是所

以狄晉者正以其自戕同氣委陳蔡於夷而不顧耳夫棄親暱而媚諸夷又從而則效之則宜爲人心所深嫉今人惡范文程洪承疇李光地曾國藩輩或更甚於滿洲雖春秋亦豈有異是若專以禮敎爲標準者人之無道至乎弑父烝母而極矣何春秋之書此者亦未嘗賤之如狄也至於吳楚封域不出荊揚固禹貢九州之地熊繹周章受封命族豈與赤狄山戎同例特其地雜有諸蠻而吳楚漸其汙俗又以不修職貢自外宗周故爲春秋所貶召陵征而苞茅入黃池盟而命圭從則進之同於齊晉以其本非夷狄故向日自外則退之今日自內則進之是猶越巂益州漢世久設郡縣及唐末南詔畔援聲敎壅隔宋世王靈不遠不得已而棄雲南至明復隸版籍豈得曰雲南本夷狄至明始進於中國耶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爲非種以憂勞主父効忠穹廬故遂不憚汙辱其鄉人慮大義滅親之泰過也蓋春秋有貶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進夷狄以同諸夏者杞用夷禮則示貶爵之文若如斯義滿洲豈有可進之律正使首冠翎頂爵號巴圖魯者當退黜與夷狄等耳三曰棄表譜實錄之書而以意爲衡量如彼謂混淆殊族至千百種歷久而稱中華如故是也夫言一種

第拾五號

族者雖非銖兩衡校於血統之間而必以多數之同一血統者爲主體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統而起於此復有殊族之民受我撫治乃得轉移而翕受之若兩血統立於對峙之地者雖欲同化莫由中國魏晉以來異族和會者數矣稽之譜諜則代北金元之姓視漢姓不及百一今試於通都廣市之間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詢其氏族舊姓多耶抑弔詭殊恒之姓多耶其間固有私自改變與朝廷賜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書中其數猶最微末夫豈徒保中華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闕者或曰若如是則滿洲人亦居少數而已稍々同化於我矣奚不可與同中國爲答曰所以容異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權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滿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撫治而得之乃以陵轢顚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猶婚媾與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歸女於吾族彼女則固與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據我寢宮入我牀第亦未嘗不可與我同化然其爲怨爲親斷可識也吾向者固云所爲排滿洲者亦曰覆我國家攘我主權之故若其克敵致果而滿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適黃龍之府則固當與日本暹羅同視種人順化歸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權未復即不得舉是爲例人有

病而啜粥者於吐下之後可也未吐下時而先啜粥非直滋病亦歐惡不能下會咽先後之序其術其心皆如是矣說者茫昧私臆吾輩非以民族主義爲主義乃以民族主義爲手段是猶見未吐下而屏粥者曰是徒懼其滋病耳不知本自歐惡未嘗欲一箸一匕之入咽也夫不知中華之名義斯所以有三惑也

中國以先漢郡縣爲界而其民謂之華民若專以先漢郡縣爲界者則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隸職方其經營誠宜稍後若夫樂浪玄菟即朝鮮之地交趾日南九眞奄越南而有之至於林邑則柬埔寨是也以民族言二國起居衣食多與禹甸同風言語雖殊而文字誦讀能中其音異於日本之隔閡者血統則朝鮮稍襍而越南皆吾冠帶之民閒有蠻人時相錯襍則與瓊雷一例是二國者非獨力征經營光復舊土爲吾儕當盡之職觀其受制異國舉止掣曳扶衰禁暴非人道所宜然乎朝鮮設郡止於漢魏越南則上起秦皇下逮五季皆隸地官之版中間闊絕明時又嘗置行省矣今二國之陵藉於異域則同而政術仁暴稍異故經營當有後先其次則有緬甸緬甸非先漢舊疆特明代衆建土司隸於雲南承宣之部土民習俗雖異諸華而漢

人徙居者衆與干厓蓋達爲鄰類然既未設流官宜居朝鮮之次外人之遇緬甸猶視越南爲寬則振救無嫌於緩西藏回部明時徙有冊封其在先漢三十六國雖隸都護比於附庸而非屬土今之回部又與三十六國有殊蒙古則自古未嘗賓服量三荒服之後先則西藏以宗教相同猶爲密邇回部蒙古直無一與漢族相通故以中華民國之經界言之越南朝鮮二郡必當恢復者也緬甸一司則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然而事有難易得以曲成不得以徑行舉措之宜或與誓願相左今者中華民國慮未能復先漢之舊疆要以明時直省爲根本（除緬甸越南朝鮮）其恢復則不易惟緬甸亦非可以旦夕致者三荒服雖非故土既不他屬循勢導之猶易於二郡一司其同化則互有難易若計言語文字者則新疆既多漢族而回民聰頴勝于蒙古其教易入蒙古雖顓愚以漢人數往貿易亦漸能效其音聲獨西藏爲僻左又向習波黎文字既有文明之學不受他熏則漢語或相扞格故語言文字之化當盡力者莫西藏若也若計居食職業者回部耕稼與漢俗不甚差違宮室而居外有城郭西藏山谷阻深雖欲游牧其勢不能廣衍故任地力者亦多特

其土地磽确栽種獨宜青稞上者止於牟麥而秔稻不適於土宜木城雖陋猶愈於支幕者至於蒙古戈壁曼延雖平地亦多沙漠天若縱之使事游牧即不得不張幕而處其王與台吉輩雖有寢室而不可偏及烝民故居食職業之化當盡力者莫蒙古若也若計法律符令者西藏雖聽於神權淸政府亦多遣滿員輔吏其治今仍可以漢官治之蒙古自有酋長其律亦與中土大殊然如塞外歸化諸城凡諸獄訟以同知司裁判諸台吉環坐其旁應對唯謹稍不稱意以手抵案而叱之然則漢官任治非不可行於內外諸盟獨回部以無罪而亡滿洲遇之酷虐非若蒙古之爲肺腑藏敎之被尊崇今雖暫置行省猶歲勒回民以供諸王之役使滿洲視回部若草芥而回部亦深甚滿人遷怒貤憎及於漢族吏治稍有不適則謀變隨之故法律符令之化當盡力者莫回部若也今欲使之同化惟設官興學專意農工而法律暫因其故必期以二十年然後可與內地等視吾向者有言曰浸假言語風俗漸能通變而以其族醇化於我吾之視之必然美國之視黑民若今有人就吾之說而詰之曰「使其不然則現今之未醇化於我者吾視之將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

第拾五號

藏人即為民族主義而不得已之政策也」夫曰醇化以後則不與美國之視黑民等者謂其得預選舉見之行事不以空言相欺耳非曰其未醇化以前則特定區劃蹤之者斬殺唯命也未醇化以前固無得預選舉之事彼為金鐵主義說者曰「蒙回藏人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者必以通中國語為惟一條件」夫能通中國語者則已稍々醇化矣然於中國社會之形態能知其一二耶情偽不知利病不審坐而論道則勿能縱令隨衆予奪亦與投鉤何異且所為建設代議士者非獨為人民平等計詢於芻蕘固欲其言之有益於治耳若言之而不能中要領與不言同則選舉固可廢矣故專以言語同化者必不足以參通國之政也必不得已惟令三荒服各置議士其與選者惟涉於彼部之事則言之而通國大政所不與聞則差無弊害耳非獨此也滿人於中國語言文字既同化矣而職業猶不三荒服若回部西藏猶有耕稼蒙古猶有游牧滿人則於此亦未服習斯所謂惰民者貴人惟逐倡優歌二簧彈琵琶以終日月駐防之軍日提雀籠嬉游街市寒則擁裘而出兩臂結胸腹間持熏爐以取煖行過餅家見有美食則張口而睃食之不以指取此人人所共覩者彼

其呰窳偷乎不知民業又三荒服之不若世人或以滿人文化視三荒服爲最高徒就此方見有法政陸軍之學生而言之耳此雖成就亦祇入官從軍之技其不知民事自若也且人非生居閭里日覩米鹽瑣屑之情則雖專精法政而入官猶無所效近世爲長吏者都邑之士必不如村落之儒經世之通材必不如田家之訟棍豈非講習虛言不如親覩實事之爲愈歟昔滿洲僞高宗欲盡去天下州縣悉補以筆帖式劉統勳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以曾爲百姓者爲之然則代議士者爲百姓代表者也可弗以曾爲百姓者充之乎議士之用本在負擔賦稅不知稼穡之艱難閭閻之貧富商賈之贏絀貨居之滯流而貿焉以議稅率未知其可今彼滿人於百姓當家之業所謂農工商賈者豈嘗知其豪氂而云可爲議士何其騖虛言而忘實事也且近世爲僧侶者即不得充代議士彼僧侶者豈絕無學術耶正以寺產所資足以飽食與農工商賈之事相隔故也然以歐美之僧侶比滿洲之法政陸軍學生則明習民情與否又相懸矣滿洲者勿論學生馬甲其爲惰民一也已不事生產而評他人之生產已不納租稅而議他人之租稅於權利則不當有於事實則無所知彼滿

第拾五號

人而欲有代議士之資格耶宜俟革命以後盡裁甲米退就農耕乃始為與漢人同化然後得與中國之政治耳金鐵主義論者一與僅知語言之滿洲人再與僅知語言之三荒服人夸言平等而忘利害中失之端其癥結非難破也在昔漢唐宋明之世初任文吏後進儒生人材迂通雖非同揆要其講求吏治哀念民生先後一也是故當其末造朝政不綱而吏治猶清於下未有若滿洲之汗漫者滿洲初載任用族姓柄政者皆介胄武夫非獨刀筆文法有所不曉民生百事尚未能舉其名號也（世傳僞高宗南巡時。見田間有稻秧。問言何草。然此非獨一人而已。民間事業。隔閡可知。）又其素性貪饕以苞苴為應有慙德在躬即無以廉問羣吏是故吏治得失本非其所措心而漢官亦承其風旨曹司則不知法律府縣則不接吏民循吏之傳半錄虛文于成龍余甸之徒前世所恒有者於斯乃為麟角其夸言經世者則曰瞻言百里方略何如而已蓋所舉不出攻略聚斂二端而游說橫議之風以起遠猷辰告而不能治一水門長駕遠馭而不能捕一刼盜經畫國常而不能理一凶政高張籌筴而不能平一租庸率天下而為魏了翁馬廷鸞眞德秀丘濬之徒手把三通躬述衍義猶不

如田千秋之不學無術足以富民何者退野人而進華士也至於近世則墨吏盈朝貪汚載路繩以法律比屋可誅一介淸廉之長官且不可得況復爲民興利哉夫講求吏治至纖至悉又必履行經驗而後得之非搖脣鼓舌大言自肆者所能爲至言立憲則不然勦襲講義粗涉政書言之至易而比於講求吏治者爲名高金鐵主義論者蓋聞其風而興起矣彼見滿洲政府近時所注意者無過聚財講武二端而於吏治得失民生隱曲曾不一語及之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但使國會成立籠罩羣生則中國已足以治誠如是則彼所謂憲政者金云鐵云而已其去漢唐盛時專制之政何其遠耶蓋曩者包世臣汪輝祖輩所見雖近而吏治民生言之至悉金鐵主義論者則並此亦不知也近者梁啓超輩日扇虛言猶知吏治黜汚不可姑息欲求立憲必先之以開明專制金鐵主義論者則並此亦不知也不言吏治得失則行媚可及於臧吏不計民生隱曲故選擧可及於惰民彼且謂今之滿人可充議士何論三荒服人猶有職業者耶吾所見者則與此異方其未醇化時宜分部爲三各設一總督府（中華民國建後各省督撫當廢惟存布政使爲長官總督即專爲荒服設也）而其下編置政官其民亦各擧其賢

良長者以待於總督府而議其部之法律財用徵令以授庶官而施行之興其農業勸其藝事敎其語言諭其書名期二十年而其民可舉於中央議院若是則不失平等亦無不知國事而妄厠議政之位者廟謀人道兩無所虧則亦可以已矣若謂漢土面積小於三荒興亡絕續之交必將奮而自主非用兵力則不足以致之者不悟三荒相合誠較漢土爲寬分部計方則回部西藏二者各當漢土三分之一惟蒙古乃略相等雖然蒙古之衆建諸侯久矣非內部有梟雄先以武力蠶食諸隣如噶爾丹所爲者則必不足以自恣西藏自元滅吐蕃以後建立法王明之代元清之代明西藏皆率土來賓不煩一旅彼滿洲者或以崇信黃敎得其歡心如明太祖曷嘗以此爲市耶必以宗敎爲歡則中國亦有文成公主西藏尊之以爲神母號曰多邏伊伽此亦可援以爲質者蒙古自萬曆以後漸胡土克圖之化則殺掠之心已衰西藏不絕蒙古亦易馴耳若謂英俄二憨狠子野心乘隙窺邊誘以他屬此雖滿洲政府不亡其勢猶不可禁何獨革命之世然也且方今社會革命之聲徧布歐土而印度亦有謀光復者人亦有言虎嘯而谷風應一朝雲合勢如燎原彼何暇肆侮於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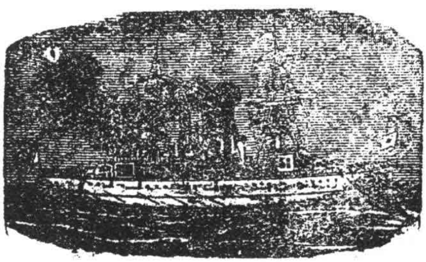
哉。獨回部民氣剽悍易於集合。滿洲遇回人既慘酷無人理。其再征者爲左宗棠之湘軍。彼則亦以虺蛇視漢族。三荒之中獨此般望念烝民之同柢。豈彼回部當爲戮民。幸而解怨則可以寧輯矣。不然彼實有國。吾豈可以刼奪得之。向者有云回部諸酋。以其恨於滿洲者刺骨。而修怨及於漢人。奮欲自離。以復突厥花門之迹。猶當降心以聽。以爲視我之於滿洲。而回部之於我可知也。金鐵主義論者有憂之。則曰。「此內部瓜分之計也。內部既瓜分。使中國以外。若無各列强之環伺。則漢人以一民族組織一國家。平等自由。相與爲樂。雖曰主義狹隘。然以自私爲樂。亦未嘗非一義也。無如保全領土之說。方爲各强國中一派之所主張。而一派反對之。反對之者。俄爲其首。俄固日日欲攫蒙回之地以入其囊中也。今見中國各族分離。而蒙回之程度。又不足以自立一國。豈有不入蒙回之地以占領之乎。俄既入蒙回。英必入藏。法必入滇粵。而漢人之土地亦將不保。直以內部派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結果矣。」夫保全領土於歐人則何利。必其可取直取而代之耳。安用是煦々子々者爲耶。誠知地大物博。非須臾所能摭拾。四分五裂之餘。兵連不解。則軍實匱而內亂

第拾五號

生其言保全非爲人道亦所以自完耳不然庚子聯軍之役四方和會師出有名而虜酋亦已播遷關右不以此時瓜分中國乃待日本勝俄之後乎且使革命不成則滿洲政府固在而回部無以自離固無瓜分之道革命果成取此深根寧極之政府而覆滅之其兵力必非猶人而已縱不足以抵抗歐人然其朝氣方新威聲遠播彼歐人之貼國也常先名而後實自非吹而可僵者亦未至輕召寇仇爲勞師費財之舉而回部之脫離也吾豈與之耆然分訣耶彼其人材稀疏政治未備事々將求助於漢人視爲同盟互相犄角則足以斷俄人之右臂明矣雖然此直爲回人自立計也若其深明禍福辨別薰蕕知往日之興兵構怨出於滿人而漢族非爲權首又以地處偏隅雖苟足設險自完無由進於開明之域如是則求與漢人同化之不暇而何自離之云要之事有奇恒塗有險易則不得不慮及於是耳若三荒服而去其一餘二者固未必自離若三荒服而一切同化於吾則民族主義所行益廣自玆以後二郡一司反乎可覆則先漢之疆域始完而中華民國於是眞爲成立吾觀滇中人士多發憤於越南緬甸之亡曾欲累息恒思收復以爲愉快自餘則未有繫念者

中華。民。國。之。義。孰深。知。之。其惟。金。馬。之。神。碧。雞。之。靈。哉。

第拾五號



悲佃篇

韋裔

中國自古迄今授田之法均屬失平上古之時草萊初闢然觀其所造之文富蓄二字其偏旁均從田私積二字其偏旁均從禾則當此之時以田穀之多寡區別富貧故人人均自私其田以侈己富厥後貴顯之人以力農爲苦而力農之役遂轉屬于苗民試遠徵古訓民爲苗黎（觀尚書可見）氓爲農民而氓从民聲民氓互訓則苗民之級與農僕同百姓端委于朝棄農弗務以勞佚之殊定尊卑之制夫固自古爲然矣若井田之制萌于黃帝之朝行于洪水既平之後貢助之法雖與徹法稍殊然私田而外兼有公田則爲夏殷周所同（夏小正言農服于公田則公田之制夏亦有之）世之論者均以井田之法爲至公夫徒就井田之法縩之經界則正井地則均田有定分稅有常額推行及民固無彼此之差矣然就當時之階級言之則有君子野人之別以君子治野人即以野人養君子試徵之周制周代天子立官自公卿以至胥徒約五萬九千四百餘人所食之祿咸取自公田王畿之內公田之數約三十二萬夫百畝爲夫每井之中公田百畝

爲八家所互耕是公田亦與祿田無異故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上士食甸中士食丘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公食二千零四十八夫孤卿食五百一十二夫中下大夫食一百二十八夫上士食三十二夫中士食八夫下士食二夫庶人在官者食一夫見沈氏周官祿田考）而王之所食又十倍於公侯國以下雖以次遞差然以祿代耕則同夫一夫所耕僅足自給而在上之人罔知稼穡之艱手足不勤粟麥不辨而穀之所入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誠哉非野人莫養君子矣其如厲民自養何哉此許行所由創並耕之說也蓋貴賤之級不除雖民無貧富之差不足以禁在上者之不富不得以此爲共財之制也況當時之令二十授田六十還田而授與之權復操於王者如曰地權平均則當時之衆有其地而無其權如曰土地國有則當時之田屬於君而不屬於國（如詩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豈非聚億萬之人爲君主一人作農僕耶詩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言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別野人非專制之朝安有此失平之言乎況傭佃之制亦始於周考侯彊侯以賡於周頌鄭箋釋之謂古有間民猶今傭賃左右惟命故曰侯以又周禮太宰以間民轉移執事殿九職之末鄭亦以傭賃釋之或謂在昔課耕有傭無佃然卿以下必有圭田邠卿詮釋孟子據周禮

士田之文謂由卿達士咸有圭田夫卿大夫士之有圭田昉於天子諸侯之耕籍籍田雖曰親耕必以庶人終畝圭田亦然且終籍田之畝者既非傭賃則終圭田之畝者必係佃人左傳成十年言晉使甸人獻麥主公田者爲甸人禮記王記鄭註云甸者治田出穀稅之謂也蓋佃甸均從田聲古字通用甸爲正字佃乃叚文周禮地官亦有甸師執紼馭甸人之柄是猶後世屯官督佃人以穡事故佃得有師此王朝侯國所特置也田必有佃此卿士大夫所通行也於此而謂周制之公夫豈然哉特三代以後民無恒產而貧富之別益嚴富者日趨于惰而責貧者以至勤日趨於佚而責貧者以至勞故秦漢之時有田之家役民使耕約分二類一曰傭工傭爲游民自亡其田役作於人或兼治田事則曰傭耕如陳涉是也一曰奴僕奴爲賤民其級尤卑蓋井田制廢田無定分而租稅橫增貧民貸值於富民勢必以身爲質或挾田以往及償值未盈則富民既籍其田兼役其身田爲富民之田身爲富民之僕富者奴僕日增則地力日盡觀秦陽橋姚之流均以田畜致巨富此豈一族之人均勤于力田哉蓋佃作之人衆也又蜀之卓氏蓄僮千人齊之刀閒善役桀奴蓄奴之風雖南美

無以加後漢書言范重世善農稼課役童隸各得其宜財利歲倍則童隸即農人矣傭工奴僕二者不同傭者取值于富民雖勞其力其身尙屬自由佃者失身于富民既屈其身且日從事於勤動然苦則歸己利則屬人其失平則一也二類而外乃有佃民漢代佃民之籍雖優若奴僕然所羅之於與奴僕同漢書食貨志言「豪民侵陵分田刼假」貧民耕富人之田而分其所收是之謂分貧人貸富人之田是之謂假富人陵貧民以奪其稅是之爲刼（漢書顏注）分假二端均類佃民故董江都有言「自秦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宜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以澹（即贍字）不足」又謂今耕豪民之田者見稅什五（即指分田假田言）夫三代取民不過什一今則取民之額四倍於前力非合作稅則均分豈非縣官以貧迫民使之不得不然耶特西漢買人名列市籍親屬以下毋得名田犯者籍沒則江都所謂豪民者非貴顯之重臣即鄉居之富室若夫進網市利退擁良疇不耕而獲坐收其稅則固漢律所深禁也爰迄漢哀師丹輔政限田之議祖述江都何武孔光相續奏請謂列侯公主以次下逮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夫限田之制補偏救弊法匪不良然非正本清源之策今

漢代並此而勿行豈非專制之朝人主自爲兼幷無以使民與廉平季堂之說夫豈無憑觀董賢賜田頃逾二千梁冀積財數逾卅萬貧富懸隔判若霄漢以無量之財畀之于一人則民之乏財者日衆以無限之田屬之於一姓則民之失田者亦日多如謂漢政爲仁吾不信也三國以降而均田之議萌先是魏臣司馬朗謂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宜皆爲公田以復井田之舊及于晉初漸行此法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外男子課田五十畝女子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至元魏太和時從李安世之議詔行均田之制民年十五以上咸受露田（通鑑注不栽樹者謂之露田）男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與良民同使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北齊隋唐均修此制雖受田多寡以時爲差或援地而異（北齊河清二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男子十八受輸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職每丁另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則給麻田隋開皇時遵北齊之制並課以植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開皇九年每戶授田二頃餘十二年以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制二十畝唐武德時授田之制男丁年十八以上給田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疾篤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見通典）然北齊及唐均一夫百畝八爲露田及身而還名曰口分二爲桑田以貽孫子名曰永業（桑田所以世業者蓋以桑之成林非一年所能成若及身而還另給他戶則是前者勞力而後得者享其成也故以此爲永業田）律以

井田之制貌近而實殊（宋劉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近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　唐食貨志似此此爲井田失之遠矣）夫魏齊之君均爲索虜顚行此制于中邦推厥原因亦自有故蓋五胡肇亂以還迫于兵爭廣大之地荒而不治故魏齊所行略符土地國有之說惟名爲以田屬之國實則以田屬之君又與王莽之王田相似故收天下之間田賃民爲佃使民無私田然民間貧富之差似較秦漢爲稍善則亦均田之利也特所頒之田均屬曠土若貴族豪宗兼并之產百倍于民不聞收爲公田以濟黎庶是則均田之法僅行于平民不能推行于巨室況晉隋之弊尤屬偏私晉區官品爲九等各以貴賤占田（第一等五十頃二等四十五頃其下均以五爲差）隋則上至諸王下迄都督皆給永業之田多或百頃夫民受之田僅及一頃而貴者之田百倍其數其制已屬不均況彼之所謂王公者居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奚能躬親稼事與田夫野老同苦樂勢必傭民而使芸傭民使芸而獨享其利是下有失田之民而上有攘利之臣也奚得謂合于公耶有唐混一寰宇丁口日滋官無間田不復給授貧民之家丁日增而田不益勢必轉鬻其田或兼爲富者司力作而均田之法亡唐志謂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豈不然哉（夫唐自開國之初至于高宗所增戶口不過十五萬

而北土西陲所關之土殷逾萬里者行殖民之策何至有人浮于地之憂乃不惟不行此策且並廢均田之制以是知唐代君臣並無恤民之心矣 故永徽之中洛州豪右占田踰制爲賈敦頤所沒者已不下三千頃開元以下逆胡逞兵大憝雖平而悍將驕兵逞雄于外肆行掊克掇削民財僭奪之慘罔可詰窮及德宗時陸贄上疏言事謂「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或畝至一石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望令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民」 是唐代佃人之苦與西漢同而所納之穀其數較漢爲尤增則民之受病有由來矣特多田之家董子斥爲豪民陸氏目爲兼幷是則恤貧之念猶蓄于中懷抑富之談仍存于淸議盍嘗以富者役貧爲天則哉自宋以下凡力田致富者侈然以田主自居下視佃人有若童僕西漢之時佃人本與奴僕同近世則二者不甚相遠 横渠紫陽雖創復井田之論然民宥于習未克施行自是以降而田主佃人其級日嚴而民之爲佃者亦愈衆一曰賜田蒙古猾夏掠民爲奴所占之戸以千萬計或擅其賦役以遂已私元史耶律楚材傳言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戸口並令爲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爲民十九年御史臺又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爲奴而以爲征討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又張雄飛傳言阿爾哈雅行省荊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戸沒入爲家奴自置吏治之歲收

第拾五號

其租賦有司莫敢問宋子貞傳言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戶雷膺傳言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强籍新民爲奴隸王利用傳言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民數百口爲奴袁裕傳言南京總管劉克勤掠降民爲奴均見元史又以江南膏腴之地分賜臣下如世祖賜鄭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王積翁子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瑚阿不制平江田一千五百畝仁宗賜丑驢答剌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百頃又以故平章鄂囉平江田三百頃賜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又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順帝賜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頃共三千三百八十餘頃或謂此即宋代之官田不知元史標爲官田官地者乃南宋之官田不標官田者則皆擅奪之民田也或爲官田或爲民產元史張珪傳言「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莊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縣閉償逋賦至倉之日變賣而歸官司交憤農民遠竄宜令民輸有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元帝不從由勳語觀之則蒙古之官既籍民田爲屬地即以農戶爲屬民私設稅斂之官以便橫征之欲此賜田有佃之徵又雅克特穆爾傳言「當文宗時奏言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臣願增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夫以五百頃之田而入官糧萬石則當時官糧正額畝各二斗是已十分取二矣乃官糧而外復有私租如彼傳所謂餘米是此佃人兼納官賦私租之證此佃人所受之苦一也一曰官田唐代官田所收之稅已四倍于民田元徵之奏狀謂京官上司職田須百姓變米僱車般送比量正稅近

于四倍其廩田官田驛田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官田之若自唐已然至于宋代奸宄之臣以殖產爲務及罪惡貫盈則籍沒其產爲官田如宋史言朱勔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爲官田開禧三年誅韓侂冑置安邊所黃疇若奏以其萬畝莊等田並及其他權倖沒入之田皆隸焉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景定四年劉堯道諸人奏言乞依祖宗限田之議凡兩浙官民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爲公田丞相賈似道主其議遂于浙西六郡即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也遞次施行夫收官民逾限之田定爲國有其策亦匪不良然當時所定之制凡田畝起租逾石者予以二百貫之值然考其所予不過告牒之虛名償値其名而逼奪其實以致民怨沸騰然此特田主受其苦耳及考堯道等所陳之疏謂若買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豈非一畝之田歲納六七斛之穀耶夫宋初之時兩浙民田每畝僅納穀一斗今依田主私租之額以納官租是田有在官之分而佃人無復絲毫之益也況當時之有司以買田之多寡定黜陟故一畝之收雖僅七八斗謬以歲收一石報聞由是分外之賠補又逾於平昔之私租故民之佃公田者較佃私田者爲尤苦及蒙古滅宋遂以宋代之公田分賜其臣見前節當時之賜臣下者亦有新奪之民田惟元史所稱官田官地則指宋之田官言或占爲皇族公卿之采地元代之時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

浙財賦所又有撥賜莊頒宋親王及新籍明慶妙行二寺田並白雲宗僧田皆不隸州縣是宋代以公田屬之國。而蒙古君臣則以公田為私產。而佃人所納之糧一依宋舊兼立名巧取以重其租見元史閻復傳此佃人所受之苦又一也。況蒙古之朝異族橫行公肆攘奪虐民欲保其身家不得不依庇豪右。積時既久掩為家奴見元史張德輝傳由是佃民奴僕等量齊觀成宗即位之初江浙行省諸臣奏言「陛下即位。詔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貧民。」又大德八年。詔言「江南佃戶私租太重其以十分為率普減二分永為定制。」就前說觀之則知官賦雖免私賦猶征就後說觀之則知官賦猶輕私賦倍蓰嗟彼佃民何其遭時之不偶乎至于明代則蒙古病民之政相沿不革加以平吳之役凡張氏功臣子弟之田盡行籍沒又惡富民豪幷亦沒入其田由是官田益衆而沒入之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所納之穀多者逾石少亦不下數斗杜宗桓謂田未滅沒之時小民于土豪處還租。朝往而暮還。後改私租為官糧。乃于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上巡撫侍

郎周忱書　又據洪熙元年周幹所言。謂吳江崑山之民田畝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又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夫十分取八。民猶不能堪。況盡取之乎。盡取之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安得不逃亡。由是觀之。則明沒私田爲官田。或依私租舊額起征。或僅減十分之二。而分外之誅求。轉甚于私租之舊額。故佃其田者。或因貸錢之故。鬻田富室。然田鬻而租存。（見日知錄所載注附永豐謠）宣德五年。雖減官租十分之三。然蘇州七縣。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餘皆官田。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或以一石起科。雖減十分之三。猶爲七斗。況鍾謂民田一入于官。則一畝之糧。化爲十四畝。此佃官田者所由有凍餒之憂也。及嘉靖時。攤官田之租以入民田。凡官田民田。均依三斗起徵。（向民田僅納稅五升者今驟增六倍）雖官佃之困稍抒。然以無涯之稅。責迫民田。使之代納。則田主所納之官租。其額日增。官租既增。爲田主者必取之佃人以爲償。則是民田在江浙者。官稅增而私稅亦增。罹其苦者在佃人而不在田主。試推其致此之由。則以朱元豪民以多租逞富。連阡累陌。跨越州郡。既役土民。兼苛稅額。宋

第拾五號

元明官田仍其舊稅故官田之稅增及以官田之稅入民田則民田之稅亦增雖曰在上者不知薄賦然非有豪民苛稅于前則官田之稅上無所承雖暴斂橫征必不若是之重此則豪民苛稅之害移于官田者也兼并之民非民間之一大蠹耶試更即明制論之佃人之衆復有二因一由分賜莊田明代開國之初凡王侯將相皆有欽賜之莊田貴戚之屬亦有采地而沐英鎭雲南所佔民田皆爲私產至勳莊之佃每畝之田輸租逾石此私租日重之原因一由投獻田產明代之時北境之田招民開墾彼此告訐或投獻于王府勳戚(見日知錄引成化時實錄)又河南淤地則奸民指爲周王屯場獻王要賞山東墾田則姦民指無賦者爲閒田獻諸戚畹(見明史李棠傳及原傑傳)蓋明代勢要之家魚肉鄉民或佔民產爲己有上下相蒙民無所控此富民增田之原因積此二因故無田之民益衆(見洪武末年虞謙言今江南貧民無田往々爲徭役所困請定制僧道之田人無過十畝以均平民此民多無田之證也)而佃民亦日苦顧亭林日知錄言「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什九其畝甚窄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

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甚至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就顧氏之說觀之。雖所言以吳中爲限。然吳中而外佃民之苦當亦不亞之吳民。觀閩省沙縣之佃人于輸租而外兼有私餽。稍有要請。則田主控之官。致激鄧茂七之變 明史丁瑄傳云福建沙縣人鄧茂七爲甲長以氣役屬鄉民其俗佃人輸租外例私餽田主茂七倡其黨無餽而要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于縣々下巡檢捕之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官軍三百人往捕盡被殺巡檢亦死茂七遂大略自稱剗平王聚黨數萬人攻陷二十餘州縣圍延平朝命御史丁瑄往討瑄誘之再攻延平督衆擊破之斬茂七 豈非田主倚勢陵民居鄉暴橫。民不聊生。爲之佃者不得不挺而走險耶。以是知田主之肆虐深矣。滿洲入關。虐民之罄竹難書。然最苛之政則爲圈田。既沒其田兼奴其人。由是幽燕之間。旗莊環列。于本非已有之物久假不歸。已爲田主。轉以漢民爲佃人。甚至因田熟而增租。因田荒而易地 見袁枚臨川李公傳及康熙五年東華錄 而投充之人復指鄰近之地占爲已業。致被占之民控訴無門 順治十二年東華錄 其有田既被圈。耻爲虜役。則給以堯地。仍依美士起科 見順治元年東華錄 時吳孔耿尚建藩南土。亦行圈田之制。號爲勳莊。是嚮爲漢民之佃者。今且轉爲異族之佃矣。豈不哀哉。至于近代。不獨滿人食漢民之粟也。即富民之役佃人。亦與明代無異。居鄉之民。雖間有賃田而耕者。然佃民之數百倍于傭工。田主之于佃人也。以十分取五爲恒例。然有分

租包租之不同分租以粟爲差粟多則稅重粟少則稅輕此以年之豐凶定稅額者也包租以地爲主稅有定額較數歲之中以爲常不以凶歲而減亦不以豐歲而增分租之法雖曰苛取然佃人尙足自贍包租之法則一逢凶歲必至鬻妻子以爲償龍子論貢法之弊略與此符若田主之遇佃民惟粵東爲差善江浙之間亦罕施苛法至于江淮之北則田主爲一鄉之長而附近居民宅其宅而田其田名爲佃人實則僮隸之不若奉彼之命有若帝天俯首欠身莫敢正視生殺與奪惟所欲爲或視爲定分至於禾穀既熟按戶索租肆求無藝以擾其民若輸稅逾期則鞭箠之慘無異於公廷甚至奪其田廬使之不得踐彼土稍拂其意則訟之於官々吏畏田主之勢必懲痛其身或蕩產傾家而後止其田產尤巨者則田主之下另有征稅之人佃民於輸租田主外必兼有所酬則所謂十分取五者不過田主之正稅已耳征稅之人所私取又必五分而取二則是農民終歲勤動仍無以贍其身家也日人某氏謂中國北方隱寓農奴制度豈不然哉嗟乎土地者一國之所共有也一國之地當散之一國之民今同爲一國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無田有田之別是爲

地權之失乎勞動之人義務既重權利轉輕徒手坐食之人義務既薄權利轉優而勞動之人轉制于徒手坐食者之下是為人權之失乎嚮昔之人亦知此制之失公力籌挽救之策顧亭林謂當禁限私租使貧者漸富然此特嫗煦之仁顏習齋作存治篇謂「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即盡萬人之產給一人亦所不厭王道之順人情必不如此況一人而數百十頃或十百人而不一頃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故欲復古井田之法畫田為井使田有定分又慶富民失田之生怨咨也遂創議曰如趙甲四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寧不怨咨使十九家仍為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 弟子王崑繩承之作平書以論制田謂欲制民產當仿行收田之法收田之策有六一曰清官地凡衛田學田之在官者清之使無隱 二曰闢曠土凡地之在官而無主草萊者開之 三曰收閒田兵燹之後民戶流亡無主者收之有歸者分田與之不必復其全業 四曰沒賊產凡賊臣豪右田連阡陌者沒之入官 五曰獻田 六曰買田天下不為農而有田者願獻于官則酬以爵祿願賣于官酬以資願賣于農者聽 又謂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自耕者為農無得更為士為工為商士工商不為農不為農則無田官無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李氏平書訂曰官不得有田惟致仕之官尚有祿凡以老病乞休者給官俸三之一其子為官及士農工商者給十之二 軍有田亦自耕又為收田之制畫六百畝為一疆長六十畝廣十畝 中百畝為公田上下五百畝為私

田十家受之戶分上中下年六十則還田（李氏以六分取一爲重當以六十畝爲公田）夫王氏謂非農則無田其說誠公然分田以戶爲本位不以人口爲本位一戶之民有多寡之殊而受田之數則無異名爲均貧富實則生貧富之差且王氏之說果行亦不過僅復井田之制耳然處今之世非復行井田即足以致治也必盡破貴賤之級沒豪富之田以土地爲國民所共有斯能眞合于至公若徒破貴賤之級不能籍豪富之田異日光復禹域實行普通撰舉然以多數之佃民屈于田主一人之下佃民之衣食係于田疇而田疇與奪之權又操于田主及選舉屆期佃人欲保其田勢必曲意逢迎簽以田主應其舉則是有田之戶不替世襲之議員而無田之人雖有選舉之名實則失撰舉自由之柄遠溯美歐近徵日本地主之弊罔不或同然似公而實偏因富而致貴此其所以與公理相妨也故豪富之田不可不籍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農人革命始夫今之田主均大盜也始也操蘊利之術以殖其財々盈則用以市田々多則恃以攘利民受其阨與暴君同今也奪其所有以共之于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額此則仁術之至大者也夫陳涉起于傭耕劉秀興於隴畝鄧茂七亦起自佃民雖所圖之業或成或墮然足證中國之農夫非不足以圖大舉世有陳涉劉秀鄧茂七其人乎公理之昌可計日而待矣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續第十四號）

韋裔

建州非明代之臣民滿州亦非建州之主

天都山人女直考云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寧宮塔寨直開原之東

滿州源流考云長白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傳三天女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生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天女告以呑朱果之故因錫之姓曰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哩雍順與之小舠且曰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天女遂凌空去於是乘舠順流至河步折柳枝及野蒿爲坐具端坐以待時長白山東南鄂模輝之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搆兵相仇殺適一人取水河步歸語衆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不虛生此人衆皆趨問答曰我天女所生以定汝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舁迎至家三姓者議推爲主遂妻以女奉爲貝勒居長白山鄂多理城建號滿州是爲國家開基之

始。滿洲源流攷又曰。始祖居長白山東俄莫惠之野鄂多理城。在興京東一千五百里寗古塔城西南三百三十里勒福善河西岸。

案天都山人以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寗宮塔寨寗宮塔即寗古塔與源流考所言正相符合而滿清官書若開國方略東華錄諸書其載滿洲之起源均與源流考相同足證滿洲之先起于寗古塔附近考乾隆四十二年上諭謂「頃閱金史世紀云金始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相同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愼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爲滿洲其實即古肅愼爲珠申之轉音更足證疆域之相同矣」又謂「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其言滿洲種姓之起源最爲明晰遠則溯源於肅愼近則溯派於金源蓋金之人種稱爲女眞或作朱里眞朱里眞即珠申之轉音不獨愛新詁金爲滿洲與金同族之證也若謂滿

洲之稱由于曼珠師利則係附會牽合以愚黃教之民非本義也蓋滿洲雖爲金人同族然金國既亡則愛新覺羅氏式微已久故滿洲之溯先世必託詞于朱果降祥豈非始祖以前姓名不可考不得不託于無父而生之說乎若滿洲官書謂始祖建國鄂多哩城建國二字係夸大之詞實則僅一小部落耳然滿洲起于寧古塔距建州之地千里而遙則固彰然可考不得謂滿洲人即建州人也至滿清官書謂遼陽以東有蘇克素護河渾河完顏棟鄂哲陳諸部總名曰滿洲五部及據明代官書則以上諸地均稱爲建州蓋滿洲奴兒哈赤以冒建州之稱而得明封及子孫得中國欲合滿洲與建州爲一以泯其跡於是於明代建州之地改稱爲滿洲一若建州之地本滿洲所固有實則奴兒哈赤以前滿洲爲寧古塔之民後爲寄居滿洲之民不列奴兒于諸衞之列故萬曆以前滿洲三衞之酋長均不屬于愛親覺羅氏夫建州既非明代臣民而滿洲又非建州故主不得謂建州即明人亦不得謂滿洲人即建州人如曰滿洲人即建州人則滿清官書既確定滿洲之先起于寧古塔而明人書籍其涉及建州

事跡者在萬曆以前均與滿洲無與試將明代建州三衛之歷史敘述如左不獨可以知滿洲與建州無與即建州非明代臣民亦復昭然可證矣

故萬曆以前建州之地非滿洲所有

葉向高女直傳曰文皇帝世建州衛指揮呵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宗顯宗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

案由此文觀之則明代建州衛指揮本爲李氏所世襲于愛親覺羅氏無與也夫李氏以有功賜漢姓光寵冠一時而明帝之諭朝鮮也猶言明于滿住異類畜之見前異類畜之者即不認其與漢族同化也夫以有功賜姓之人猶不認其與漢族同化況愛親覺羅氏以疏遠之夷寄居建州其先世未嘗受明璽書耶於此而稱爲中國之臣民其誰信之又據此文觀之知建州與毛憐同出一族故毛憐附于建州又此即永樂二年所建之建州衛非左衛右衛也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

使招降之。居建州老營地。名爲東建州。

趙輔平夷賦云。永樂間。開原降虜楊木答之者。悖逆。率衆數百騎投建州三衞。種類遂滋。日浸强悍。

何喬遠名山藏云。永樂末。建州夷人前居開原。叛入毛憐衞相攻殺。後以老營地居之。

案此指建州徙於老營言也。據趙輔平夷錄。則居開原而復叛者乃楊木答之。與李氏非一族。據馬何二家所言。則徙居老營者即昔日開原之叛夷。或即楊木答之之裔。豈嗣後楊氏遂與李氏同居老營耶。抑另爲建州之枝族耶。書缺有間。不可考矣。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宣德七年時。毛憐建州夷。詐爲忽剌溫野人。犯朝鮮境上。朝鮮以兵攻建州。遣使勅諭。八年。總兵官巫凱奏朝鮮擅兵。上曰。遠夷爭競。但講邊備而已。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浸勾建州。剽掠。

第拾五號

案此乃建州作亂之始也（前此居開原者之叛乃叛而外投與此由外侵邊者不同）或亦李氏之後裔所爲然明廷稱爲遠夷則明當宣德之時建州已自絕於中國故海西引之遂以入寇也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曰。正統二年。建州左衞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逋居朝鮮界。尋得罪而歸。

葉向高女直傳云。正統初。建州左衞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衞。

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云。正統初建州衞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避之朝鮮。併失印。時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衞指揮。

何喬遠名山藏云。正統初。建州左衞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董山嗣爲建州衞指揮。更給印。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建州本只兩衞。其左衞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挾其子童倉居朝鮮。童倉之弟董山。乃襲爲指揮。

案由此文觀之則明代建州左衞本係猛可帖木兒所居董山爲猛可帖木兒

之子襲爲左衛指揮。則左衛之地。亦非愛親覺羅氏所固有也。時左衛仍兼有右衛之地。

高拱邊略云。建州左衛自猛可帖木兒被殺後。董山襲職。其叔凡察後由朝鮮歸。不以印授董山。紛爭不絕。後朝廷用曹義言。分爲兩衛。以凡察領右。以董山領左。其事始平。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後凡察及董昌至朝鮮歸。乃分建州左衛爲二。以凡察領右衛。亦世襲。

徐日久五邊典訓云。正統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官曹義言比奉勅旨。以凡察董山爭掌衛印。宜審其所部人情所屬者授之。臣即遣人奉宣勅旨。而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定。遂同至開原。臣反覆諭以朝廷法制。凡察乃黽勉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陳論。已著令暫還本衛。至秋後赴京。臣切覩其部落意向。頗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終難安靖。請設建州右衛。以處凡察。庶消爭釁。以靖邊陲。上命俟其來朝時議之。

又云。方七姓野人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與。此後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山領左。凡察領右。

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云。亡何凡察董倉歸建州。詔更與印。此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爲左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

何喬遠名山藏云。及凡察歸。詔予董山故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衛置右衛。使董山以新印領左。凡察以故印領右。

案此乃建州分爲三衛之始也。右衛爲凡察所領。而凡察爲董山之叔。則亦猛可帖木兒之同族。與愛新覺羅氏亦無與也。滿洲源流考謂滿洲興于興京。實右衛之地。實則建州右衛。亦非滿洲所固有也。

葉向高女直傳云。嗣凡察董倉歸建州。屢與朝鮮相告。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正統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姪董倉逃匿。慮與李滿住同謀生釁。諭仍還境城。凡察等言朝鮮王裪阻留部落。六年。裪復懇凡察舊居境城。阿朮河仳離失所。撫恤備至。近徙東陲。忽潛

依李滿住。滿住居婆豬江。屢引忽剌温掠臣近境。今凡察與同惡。背恩已極。

案據此文觀之。雖出于朝鮮王一人之言。未可盡信。然凡察與朝鮮之交涉。得此證而益明。蓋正統二年。朝鮮所愬係未設建州右衛以前之事也。故論凡察仍居境城（境城在朝鮮北境）正統六年。朝鮮所愬係既設建州右衛以後之事也。故言凡察近徙東陲。蓋凡察與李滿住同謀。合侵朝鮮。此建州衛與建州右衛聯合之證也。惟滿住居婆豬江。其地不可考。蓋亦遼河以東之地也

潘康皇明將略云。正統末。達虜及女直諸衛。聯合犯遼東邊。惟朝鮮拒之。不與通。數年始平。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正統末。瓦剌密令女直脅朝鮮。禍拒之。白其事。

又云。景泰元年。遼東報虜掠開原瀋陽及圍撫順。女直李滿住凡察董山爲迫脅入寇。勅朝鮮王飭邊防勦。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遼東被虜尤甚。故朵顏海西建州夷人。到處蜂起。遼東不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寧。

葉向高女直傳云。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翺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稍歸所掠。而身自入謝。

徐日久五邊典則云。景泰二年。建州女直都督李滿住董山等。自正統十四年以來。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爲之困敝。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王翺等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至是稍歸舊所掠男女。而身自入朝貢馬謝罪。

趙輔平夷賦云。乃者守邊將吏不能數禦。以致猖狂莫遏。一歲間寇邊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數萬餘。

案此乃建州與瓦喇聯合寇邊之始也。瓦喇之寇遼東。其事見徐日久五邊典則、（徐日久五邊典則云正統十四年九月時車駕北狩兵部言遼東提督軍務左都御史王翺總兵官都督曹義鎮守大監亦失哈等奏報達賊三萬餘人入境攻破驛堡屯莊八十處擄去官員軍旗男婦一萬三千二百八十餘人口馬六千餘匹牛馬二萬隻甲二千餘副義等失機之罪雖在赦前亦難容恕帝曰且免其死翺義俱罰俸半年）而李滿住董山均與同謀。足證建州衞及建州左衞雖受明敕封。然交通他國之權。仍爲本衞所握。並足證建州之于明。與心悅誠服者不同。蓋至景泰之時。其禍始弭。遼東之受

禍。固不始于萬曆時。此建州大爲邊患之首。次亦建州不得爲屬夷之確證。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女直三衛自經瓦喇之亂。盡失其勑印。不得承襲。入貢者稱曰舍人。賞賜甚薄。

高拱邊略云。景泰中。女直諸衛以從亂失其璽書。朝廷亦惡其反覆。不復給與夷人以爲怨。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名曰舍人。在道不得乘傳。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賜又薄。

葉向高女直傳云。景泰時。諸酋多時死。子孫以從亂故。盡失其賜勑。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頗恨也。

案據此文觀之。則正統景泰之間。建州諸衛于明廷所錫勑印璽書盡行亡失。既無勑印璽書則並失其屬夷之資格。雖嗣後復經明廷給與。然足證建州之於明不獨無國籍。且有時而並失璽書。此亦建州非中國臣民之證也。故特記

第拾五號

之。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天順三年。朝鮮王柔納建州酋董山。私授中樞密使。諜得其制書。遣科臣往。柔飾詞。出制書示之。驚服。貢馬謝罪。

陳建皇明從信錄云。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托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詰問之。可伐其謀。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案據此文觀之則董山名爲明代屬夷實則兼屬朝鮮天下豈有兩屬之國而可稱爲屬地者乎蓋董山始通蒙古繼結朝鮮建州左衛當明中葉久失屬夷之資格矣。

高拱邊略云。天順時建州野人毛憐。屢病朝鮮邊境。

陳建皇明從信錄。天順四年。建州衛野人乘夜掠義州。詔朝鮮無挑釁。

案此必非建州左衛也或係居建州之邊夷所爲（故從信錄稱野人以別之）然亦建州與朝鮮之交涉

皇明寶訓。成化三年四月巳亥。上以遼東有警。勑諭考郎兀等四十四衛都督撒哈良等曰。爾女直諸衛。我祖宗所設。積年朝貢。所得賞賜已厚。今乃縱部犯邊。邊將屢請起調大軍。直搗爾境。（節錄）

案此因董山寇邊而發勑諭也（觀下文可見）中多明廷之誇詞然稱爲爾境則明廷固未嘗以建州在國境之內也

方輿勝略外夷女直篇云。成化二年。酋董山糾衆入寇。我遣趙輔王英等討之。山降。送京師誅之。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令太監黃順總兵趙輔左都御史李秉討之。輔等既降董山。至廣寧而誅之。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

葉向高女直傳云。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入盜邊無虛日。遣都督武忠往諭。並勑

考郞兀諸酋撒哈良等毋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闕下自歸。責而遣之。然暴横自如。語言不遜。詔羈之廣寧。尋誅之。

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曰。董山盜邊無虛月。尋誅之。

案此即明誅董山之事也。方輿紀略及撫安東夷記。均言趙輔等降董山。而送之京師。女直傳則言山走闕下自歸。二說稍異。然當以女直傳所言爲確實。考徐日久五邊典訓言成化三年七月。禮部主事高岡陳備邊討賊事宜。謂今董山來朝貢。宜命總兵官趙輔等拘留于遼東。遣譯者詣虜營。著令還我所以贖之。因以覘虜。（還我所以贖之猶言使之納贖金也）此董山詣闕朝貢之確證。（明廷聽山朝貢未嘗命趙輔留之遼東觀下文可見）又皇明寶訓言成化三年。建州左衞女直都督董山等。以聽招撫來朝貢。上以山等曾縱部落犯邊。遂集召諸夷于闕下。諭之曰。爾等俱係屬衞。世受爵賞。容爾在邊住牧。朝廷何負于爾。（案此乃明廷自誇之詞雖稱爲屬衞斥爲世受爵賞然又曰容爾在邊住牧邊也者別乎國界而言也且觀下文所言則山之驕暴不以屬夷自居彰彰可見）又云。董山等來朝賜宴。其部下指揮有出嫚罵語及褫廚役銅排者。詔切責之。既而給賜畢。山與其黨李古納哈二人。復求索蟒衣玉帶等物。皆

與之。至是鮮歸。通事署丞王忠奏。山等且揚言此還。即糾合海西野人寇邊。語無忌憚。乞誅之。足證明廷誅董山在山等詣闕朝貢之後。其朝貢之由。則因明廷出軍懼而乞降。非由趙輔等送之至京也。若由趙輔等送之至京。則山之詣闕。必不若是之驕橫矣。且征董山在成化二年。山之來朝則在成化三年。而方輿勝略及撫安東夷記均言山降于輔。不可謂非記事之疏矣。當以女直傳所言爲據。

又案。觀于此事。則董山屢爲明代邊患。遼則東罹建州兵禍之第二次也。

潘康皐明將略云。成化初。趙輔等降李滿住。尋誅之。諸夷震恐。

高拱邊略云。趙輔等分數道出塞。直擣其巢。斬獲首級無數。李滿住亦伏誅。邊患至是稍弭。

陳仁錫皐明世法錄云。王師征建州。朝鮮王柔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萬餘協攻。遂斬李滿住。及搜勦部落。以俘獻璽書褒異。

葉向高女直傳云。以武靖伯趙輔爲靖虜將軍。李秉爲都御史。督師討之。分三道

第拾五號

入。搗其巢。朝鮮亦發兵遏其東走。輔斬首虜多。滿住死。

趙輔平夷賦亡。皇上震怒。興問罪建州之師。以輔持靖虜將軍印。以成化丁亥秋九月二十日。明兵分五路入虜地。

案據此文觀之。則成化之時。董山以建州左衛叛明。而建州衛李滿住亦隨之而叛。故輔等既征董山。兼勦李滿住。蓋成化初年。非惟征服建州左衛。即建州衛之地。明軍亦掃穴犂庭。此明人視建州爲夷虜之確證也。使非視建州爲夷虜。則明廷之征李滿住。何至發朝鮮之軍。蓋視明朝鮮爲被保護國。其視建州更被保護國之不若也。

高拱邊略云。李滿住既死。而建州侵朝鮮如故。朝鮮屢來告警。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成化七年。朝鮮王娎奏李滿住子索而哈。聚衆修怨。乞邊臣應援。十一年。復奏建州野人糾毛憐等夷人侵擾。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女直與朝鮮接壤。其人民往往越境相攻。及成化時。有索而哈者。侵朝鮮境城。朝鮮遣使詣闕乞援。閣臣言邊境甫寧。宜休境息民。不宜動衆。

遂諭朝鮮以自保邊圉。無挑邊釁。

案索而哈爲李滿住之子足證李滿住雖誅而建州之酋長仍屬于李氏之裔安得以建州爲愛新覺羅氏之部乎。

潘康皇明將略云。成化初。叛夷董山李滿住均伏誅。然其部人往往以報仇爲名。患苦清河諸堡。邊吏屢以爲言。

案據此文觀之則李滿住雖死其部人尙爲遼東邊患蓋由索而哈欲復父仇故率其部人寇邊也

高拱邊略云。成化時。董山李滿住旣死。其部久闕朝貢。高朝廷亦欲羈縻之。復永樂之舊。乃以董山子脫羅爲建州指揮。李滿住凡察後裔。均得承襲。給以印勅使之朝貢。

案邊略言以脫羅爲建州指揮脫董爲董山子則所襲之指揮乃建州左衛之指揮非建州衛也

葉向高女眞傳云。夷稍稍創。而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

第拾五號

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夷復貢。然往往以報董山仇爲辭。患苦塞上。

案據此文觀之。則成化之時。領建州衛者。李滿住之後也。領建州左衛者董山之子脫羅也。領建州右衛者凡察之衛也。足證建州三裔均非愛親覺羅氏所有。安得以滿洲爲建州之人乎。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成化時。以馬文升經略遼東。諭以恩信。諸夷大服。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賂。管指揮賂本衛都督產察。使之於入貢時言已實無所受。散赤哈聲言將犯邊。守臣招而面折之。散赤哈欲由撫順入。守臣聽周俊言。復阻之。入散赤哈大怒。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籍海西之勢。遂留散赤哈共犯邊。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成化十四年入寇。大掠鳳集諸堡。時太監汪直惑于王英言。欲親往。詔命文升往。經略。文升乃招各衛酋長。聽宣璽書。及歐信等敗夷兵于開原。海西夷人遂歸降。夷既降。文升慮其猶踵舍人之怨。見前 則檢其

先授官子孫已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既實。請兵部于內閣驗授官璽書。依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製官者十數人。節錄

方輿勝略外夷女眞篇曰。諸夷欲報董山仇入冦。巡撫陳鉞撲殺降虜。諸夷入塞殺掠。遣馬文升往撫之。諸酋解散。自是邊衛加嚴。

案此亦建州叛明之事。

葉向高女直傳云。諸夷以報董山仇爲辭。患苦塞上。巡撫陳鉞不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時大閹汪直方倖功。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宜大發兵創之。而通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無爲他人功。直銳甚。請行。詔以兵部左待郎馬文升經畧之。直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索。相挺爲亂耳。宜嚴罰吏而稍寬夷使自新。可不煩兵服也。

案據此文觀之。則文升未至遼東以前。建州屢肆侵略。此遼東羅建洲兵禍之第三次也。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後陳鉞附汪直等。襲建州以徼功賞。邊事益壞。

第拾五號

陳建皇明從信錄云。成化十五年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垂久。已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冦。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生殺賞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之于廣寧。竟誣以窺伺。掩殺之。兵抵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倉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銀錢。耗費一空。

葉向高女直傳云。直心害文升。而文升遇直無詘禮。鉞復搆之。遂劾文升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鉞遽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怙亂。不誅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帥。襲破頗斬獲。道遇貢使哈速耶禿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五人。竄耶禿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六石。諸將陞賞有差。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成化十五年。建州酋伏當加等復盜邊。詔朝鮮夾擊。妥遣

右參政尹弼商等渡江搗巢。多斬獲。明年春。獻捷。亡何。建州掠朝鮮貢馬。以報搗巢之役。

案據此文觀之則成化十五年時建州爲明邊患者其酋名伏當加其爲李滿住後裔抑係凡察董山之後裔均未可知此舉雖出于直等之徼功然亦明征建州之一大舉也

高拱邊略云。成化十六年。建州復寇邊。邊境不寧者數歲。

陳建皇明從信錄云。成化十六年。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爲名。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之。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擒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計。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巡撫陳鉞恐沮以前功賞。乃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屯堡弗克耕耨矣。

又云。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刼。請改貢道。

葉向高女直傳云。夷大憤怨。益深入。殺掠焚刼。慘于往時矣。御史强珍暴直罪。旋爲直陷。謫戍邊。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

案據此文觀之則當時建州之寇明深入雲陽清河等堡阻朝鮮貢道其爲建州三衛聯合之軍抑係寇邊者僅建州衛於左右二衛無預均不可知然其殺虜之禍則固遼東羅建州兵禍之第四次也。

高拱邊略云。後夷酋完者禿貢馬謝罪承襲如故。

葉向高女直傳云。守臣思復親夷。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請于朝。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寇。

天都山人女直考云。後其酋完者禿貢馬。請襲如故。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朝廷鑒于夷患亦頗遣使招徠之。適其酋完者禿入貢。遂頒發諸夷勅書使之承襲如故。

案完者禿亦係建州酋長雖所領何衛今不可考然必非愛新覺羅氏之祖也。

高拱邊略云。嘉靖時。建州夷酋李撒赤哈。復糾海西寇邊。邊臣不能禦或匿不報。故邊事日壞。

葉向高女直傳云。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繪禦止之。失

亡多。頃之。於敖爲巡撫。坐墩賞物。夷人譁。不能定。顧詎殺譁者。夷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復時々與虜連合爲邊患。撫百連以不任罷去。遼東遂大困。已復稍輯。

天都山人女直考云。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而稍輯。

日本矢野仁一淸朝史云。嘉靖廿一年。建州酋李撒赤哈等入寇。時巡撫孫繪防我。破之。而巡撫於敖減其賞物。夷銜之。遂大譁。於敖詐殺譁者。夷更憤怨。連入邊殺掠。廿六年。巡撫胡宗明破之。殺百八十人。二十七年。又大舉深入遼西。殺戮人畜。胡宗明及總兵戴廉因之免職。（案此事必有所據）

案李撒赤哈必係李滿住之裔。當成化時。以李滿住子孫。襲其職。至于嘉靖。而建州之酋長仍屬李氏。則建州非愛新覺羅氏所有明矣。

又案此次建州入寇邊。乃遼東罷。建州兵禍第五次。

河喬遠名山藏云。隆慶五年。高拱飭邊。以副使張學顏爲巡撫。李成梁爲總兵。其

第拾五號

冬。建夷汪住等以六千餘人入犯。成梁力戰大破。馳入其巢穴。斬首五百八十餘人。斬酋首把兒大寧公提二人。夷乃稍戢。

高拱撻虜紀事云。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日爲計。至冬十一月。建夷汪住等聚精兵六千餘。將入犯。偵至。成梁即整兵馬。設方略。列陣以待。次日。虜入。勢甚盛。成梁迎敵。身先士卒。力戰。虜見我兵多。又精銳異常。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虜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百餘。賊棄馬騰山穿林而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抵其巢穴。各寨。賊合力拒敵。我軍各用銃砲。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虜五百八十有八。斬酋首把兒太寧公提二人。獲達馬六百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夷器無算。陣亡軍士八名。射死官馬二十三匹。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隆慶時。高拱以張學顏爲遼撫。用李成梁爲將。大舉入建州。斬虜五百餘。獲器甲無算。我兵死傷者僅數人。建州寇邊之禍始息。而海西亦入貢如初。

案汪住為建州酋長。不知係何人之裔。亦不知所轄者為何部。或此時滿住董昌凡察之裔已為汪住所勦滅。故汪住稱雄建州。明人亦稱為建夷。然觀於明師之深入。則明人之於建州。固未嘗視為屬國矣。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萬曆元年時。東夷自撫順開原以北。屬海西王台制之。清河以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

案兀堂不知何部之人。然其所制之地。北至清河。南至鴨綠江。則奄有建州全土。或斯時三衛之地。併為一部。由汪住而移歸兀堂歟。然萬曆二年。其地已屬干。王杲則兀堂之制建州。亦歷時未久。其詳不可得而考也。

茅元儀武備志曰。王杲阿台諸部桀悍。時貢時叛。萬曆初好語誘撫順之守將。出而殺之。是時神廟新御。張居正為相。以法繩邊吏。邊吏凜々事聞。責之撫臣張學顏鎮臣李成梁。遂不踰年擣其穴。大有斬獲。告廟獻俘。矢野氏明朝史云萬曆初建州都指揮王杲誘殺清何守將裴承祖屢為邊患李成梁制之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萬曆二年十月。東虜料建州屬夷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

第拾五號

將裴承祖等。督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乘勝搗紅力寨。斬首一千有奇。論功行賞。三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簋厚于夷賞。于諜匿夷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杲僞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將投土蠻。會撫順關開市。夷急購杲。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溢宣諭台。台素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杲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始杲以數寇罷市賞。詭名科勺來貢。至是邊夷嚴杲勑十八道中。科勺卽杲也。

鍾惺明記編年曰。萬曆三年。屬夷王杲糾衆寇邊。東夷王台執送境上。詔磔之。加台龍虎將軍。

案王杲亦係建州酋長。其承襲兀堂之位。與奪取兀堂之位。均無可考。然足證萬曆初年領建州三衛者。仍非奴兒哈赤之祖父。豈可以建州爲滿人固有之地乎。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萬曆十年。王杲子阿台。叛投逞仰二奴。掠孤山鐵嶺。李成梁等大破之。十一年。阿台益大擧。李成果軍射阿臺死。

鐘惺明紀編年云。萬曆十年八月。王杲既誅。其子阿台叛。投逞加奴仰加奴勾虜入冦。李成梁伏兵擊之。斬獲甚衆。

案阿台亦建州之遺孽。即滿洲官書所稱古埒城主阿太章京。雖與滿洲爲戚屬。然與奴爾哈赤仍非一族。況自此以後。建州之地。又屬于王台。仍與滿洲無預乎。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萬曆三年。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剌等江。南盡淸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數千里。

又云。萬曆時。王台益强。能得衆。台最忠順。爲諸部之長。邊陲晏然。耕牧者十年。台有力焉。

案灰扒者。即輝發河也。二奴者。即逞加奴仰加奴之故地也。觀于從信錄所言。則萬曆之初。王台既平王杲。即兼領建洲之地。故其地南盡淸河建。此萬曆初年。建州屬于台之確證。

陳建皇明從信錄云。後王台死。其子虎兒罕亦病沒。南關勢益孤。

案王台既歿建州之地遂屬于奴兒哈赤（見下）王台未卒以前建州非滿人之所有王台既卒之後建州遂爲滿人之建州此則考史者不可不知者也

又案以上所言均明代建州三衛之曆史至永樂以降襲建州衛者爲李氏襲建州左右二衛者爲猛可帖木兒之裔成化以後建州酋長雖有伏當加汪住完者禿兀堂王杲王台之屬均與愛新覺羅氏無涉此萬曆以前建州之地不屬于滿洲之證也萬曆以前建州之地既不屬于滿洲則順康之時滿洲盜有中國固爲盜竊奴兒哈赤之時滿洲盜有建州亦爲盜竊建州既非滿人所有即使建州爲明代之臣民猶當別滿洲于建州之外不得與建州之民齊視目爲明代之臣民建州又非明代之屬土乎建州之歷史既敘述于前若滿人盜建州之歷史其證甚煩俟下節詳言之

（未完）

土地國有與財政

（再駁新民叢報之非難土地國有政策）

縣解

新民叢報既不得志於攻擊排滿之論。乃退爲蹈瑕之謀。思致難於吾輩之土地國有論。此亦偭强泥沙應有之現象也。既逢掊擊。不獲一申。斯亦可以已矣。而必怙其前非。更遠攀名家之學說。以張已軍。謂可無恐。曾不知彼爲梁氏所援之學說。方且見駁於通人。况能爲梁助耶。蓋近世學者對於土地國有之非難。率從管理方法等方面立論。而不能探土地國有之本源以立反對之論據。所以然者。文明日進。地租日增。雖理嘉圖之例以徵證不足詘於圭列而地租增進之事實誠不可掩。（以一國一種地言。則時有減退。如下言英耕地是也。然舉其全體言則爲進也。）由此漸增之趨勢推測。土地爲一二私人獨占之効果。因謀其救治之術。而令其漸增之益歸之社會全體。則可以達社會政策之目的。斯亨利佐治土地單稅之說所由貴也。微言不昌。富室彌恣。一世之學者。竺於時而不能通。眞理以晦。即令智足以矚是

而又不能勝其諱俗取寵之念。以是狼狽遷就而不得安。欲以眞理爲敵又非所能爲也。則姑不問其大節之是非。而徒指摘其難行之點。以是上不得罪於巨室。下又不召大非難。而其責畢矣。承學之子。狃於師說。益以離經道恠相誡。梁氏本無學殖。妄肆勦襲。不幸而所依傍者非人。不能有所益於辯。勦襲所不逮者濟以舞文。庶一得當以報稱於虜朝。亦以自慰萬一。顧世不乏明目者。無聊之論。適增其醜耳。顧對於一般人吾輩有發姦擿欺之責。且指其違謬。亦足以發明吾輩所主持。故著爲此論。以釋衆惑。

梁氏於新民叢報第十八期再駁某報土地國有論文中。專就財政以攻擊吾輩之說。其論點凡十有五。叩其根據則當歸於左之諸點。

(一)以英國田租之額不足供國用。證中國地租不足供國用

(二)中國地租不得有八十萬萬故不足供國用復分爲三

(甲)田賦歲入不足四千萬

(乙)不加額不可得四萬萬

（丙）地租不過六萬萬

（三）以土地單稅非租稅制度之良策

然其所爲論據者。失實而多欺。今分而辯之。復著其不涉重要之點而駁之爲附論。

第一　駁麥洛克氏之說

梁氏之駁土地單稅論首引麥洛克氏之說曰。英國全國借地料不過四千九百萬鎊、而英政府經費每年六千八百萬鎊有奇。然則雖沒收全國地主所收借地料全額。而國庫尙生一千九百萬鎊之不足。以是證土地單稅不足供國用。然麥洛克氏者純任自然之進化論者也。其主說大致謂社會進化當以一部分人爲犧牲。據之以排斥社會主義者所主張。以爲勞働者大多數之階級。當爲少數資本家犧牲。不必爲謀亦不能爲謀也。（此種學說將別著論辯之）其持論偏頗如是。則其排斥土地單稅政策自無足怪。然事實者事實也。英國之田租統計決不足以推翻土地單稅之論據。緣英之幅員本至狹隘。考一八九八年統計。英之耕作地英倫、威爾斯、合

二、七、五、八、四、二、二、六、四英畝。蘇格蘭共四、八、九、二、七、六、七英畝。愛爾蘭共一、三、九、〇、九、四、一英畝。全國共不過四、七、七、九、二、四、七、四英畝。(內含小島耕作地)而每十五英畝半當中國之一頃故每英畝當中國六畝又三十一分之十四。(即小餘四五一六一九〇三) 故四千七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四英畝合中國三百零八萬三千三百八十五頃四十二畝而此四千餘萬英畝之中其過半爲草生地種穀類者不過八百八十一萬餘英畝耳此所以有食不得繼之憂也除此耕作地外荒地尚多試取科利所製百分比較表證之。

第拾五號

國	耕地	草生地及牧草地	葡萄園	森林	荒地
比利時	五九•五	一三•八	—	一六•八	九•四
法蘭西	五三•七	一五•〇	五•三	一七•〇	九•〇
日耳曼	五一•二	一一•五	—	二七•二	九•九
不列顛	三九•〇	二七•九	—	四•七	二八•四
匈牙利	三五•九	二五•四	一•四	二七•一	一〇•二

荷蘭	三二●八	三七●〇	—	七●二	二三●〇
與地利	三一●四	二八●三	〇●八	三二●六	六●九
意大利	二五●二	二五●八	六●六	一六●一	一九●三
愛爾蘭	二八●六	五六●三	—	一●七	一三●四

然則英之土地既狹不墾又甲於諸國而麥洛克氏據以駁土地單稅論其不可據已明矣

雖然麥氏之說不可恃有更甚此者英之耕地租近年急劇下落此其原因固不一而足要之其下落之景況决非長久者也至於近歲國人漸知農業政策之要則耕地地租之總額增加爲至易决者試舉不列顚全國土地收入統計表以證之(租稅、皆在其中)

年	英倫	威爾斯	蘇格蘭	不列顚全國
一八四二	三七、七二四、000	二、四二一、000	五、五八六、000	四五、七三一、000

一八五二	三八、五八七、〇〇〇	二、五九六、〇〇〇	五、四九九、〇〇〇	四六、六八二、〇〇〇
一八六二	四一、九六二、〇〇〇	二、六四八、〇〇〇	六、七一五、〇〇〇	五一、三二六、〇〇〇
一八七二	四六、一三七、〇〇〇	二、八七一、〇〇〇	七、三六三、〇〇〇	五六、三七一、〇〇〇
一八八二	四五、一五一、〇〇〇	三、二五一、〇〇〇	七、五七三、〇〇〇	五五、九七五、〇〇〇
一八九三	三六、九九六、〇〇〇	三、〇六五、〇〇〇	六、二五一、〇〇〇	四六、三一二、〇〇〇

就此表以觀。可知英之地租減退之急劇。而此表所列。只不列顚、各地、而不及愛爾蘭、暨、餘諸小島。查此諸地耕作總額。當英全國耕作地面積三分之一。則其租稅總額最低。不下六千鎊。可知而麥氏之統計又較此爲少。此非故舉最少之額以抑土地單稅論者而何。假其以此論法推之一切經濟現象。則農學未發達之際。固有赤地千里。不有籽粒之穫者。持此將謂地方之不足養人也耶。夫統計者通數十百年以爲計。知其趨勢何若。大率若干。以此推經濟現象之前途。於一事一物。當收更良之效果歟。抑得更惡之結果歟。其價當騰當跌。抑循此以往。利害相劑。平均不可逾。

第拾五錄

越之中數如何所以足重也執一二年以爲論則其根據薄擇其尤便已說者以爲證則天下曲說戾辭安往而不可得證於統計藉各執其一以爲論又安從判斷其是非耶故假令麥氏統計而正確猶是**執持英國耕作地租總額最下落時以爲證不足據也** 況其實又未必正確耶 (英國千八百九十七年爲所得稅而調查之表甲種中土地之收入五千四百八十萬餘鎊即示其漸復高之趨勢也)

何言麥氏統計之不精確也英國近年地租雖低落決不至減其三分之一而依前統計三十年前英倫威爾斯地租四千九百萬鎊十年前降爲四千萬鎊斯亦可謂急劇矣而如彼說則不過三千三百萬鎊雖以英國地租跌落之趨勢決不能爾也推其致此誤謬之由則必由 **不計稅純計租** 蓋英國之土地所負擔之稅有三種乍觀地稅之額甚微若無與於收入實不然也英之正稱地稅者最近收入額不過八十餘萬鎊此地稅之稅率名稱收益五分一實則相去懸絕若第據此以言則略而不論誠亦無大關係顧英之所稅於土地者不止此也於土地之收入別

以所得稅之甲種乙種之名目課之其額較之地稅額爲大凡此皆國稅也國稅之外別有地方稅地方稅中含有地稅而依波留氏之說則此稅爲地方直稅額之七分三其總額又數倍於國稅合此三項其額蓋大矣依波留氏所推算則一八七三年英之地稅名目徵收者二千七百五十萬法郎克以所得甲種名目徵收於鄉村地主者二千八百萬法郎克以所得稅乙種名目徵收於農夫者八百萬法郎克以地方直稅名目徵收者二萬三千三百萬法郎克合二萬九千六百萬法郎克以一法郎克合英九便尼半計之則等於英一千一百三十八萬鎊而當時計算英之地稅收入爲一百一十萬鎊後以種種變更至千九百年爲八十一萬鎊則他種稅亦容有輕減而要之綜英之土地負擔稅額不下千萬鎊而以加麥氏之不及五千萬鎊者適與吾所略算者等也而此不計稅純計租之統計欲以推翻土地單稅論則爲奇謬蓋此稅之負擔既在農地則土地國有之後必能併之租額之中而徵收之不得除去之以論土地國有後之收入也故曰其統計不精確而其**所差鎊在千萬鎊內外也**」以上皆就耕作地言也而吾人所以主張以土地爲國有

者其主之目的全在宅地此可徵於前後之論以明也而麥氏之說惟證耕作地之地租不足供國用未甞論及宅地租隻字豈以宅地爲無租耶實欲以統計二字迷世人之目而執耕作地租即田租以概一切地租此其舞文之術足以爲梁氏師矣

夫在進步之國房屋之租太半爲地租然英國房屋自一千八百二十年以來至於千八百九十四年其租額實增七倍有餘據墨爾化氏萬國國力比較表列之於左

年	房屋數	租額	價額
一八二一	三、五七二、〇〇〇	二〇、三〇〇、〇〇〇	三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一	四、七七五、〇〇〇	四一、五〇〇、〇〇〇	六九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六一	五、二三一、〇〇〇	六一、二〇〇、〇〇〇	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一	六、四八五、〇〇〇	一一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四	七、三六〇、〇〇〇	一四九、六〇〇、〇〇〇	二、四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依此表千八百九十四年房屋租總額一萬四千九百六十萬鎊而此中三分之二當爲對於土地之租故宅地之租應爲一萬萬鎊內外又依波留氏所計算所得稅

中稅房主者百四十餘萬鎊地方稅稅諸房主者約千四百一十餘萬鎊合千五百六十萬鎊內外而自波氏著論以來房租所增幾半則其稅亦必應之增少亦有四百萬鎊之增收而以房屋稅之名目徵收者於一千九百年其額百七十餘萬鎊合之當得二千一百餘萬鎊此稅皆土地所負擔也以加前一萬萬則一萬二千一百餘萬爲土地所出確無所疑其額正倍於耕作地之租稅總額不取此租額爲倍之宅地獨據彼租額僅少之耕作地自可成爲駁耕地單稅論之一說耳未足尸土地單稅反對論者之席也

然而梁氏則依據麥氏之說以爲言且曰。

以吾所聞英國最高之地代與吾國最高之地代相較平均統算大率我以十而僅當其一耳以我本部面積與英本部面積比我約十一倍於彼而彼地代價格約十倍兩者相消其地代總額應略相等在英不滿五千萬鎊在我充其量不過五六千萬鎊止矣（第十八期第六頁第七至十一行）

又曰。

然則英國全國之地代總額猶不過合庫平銀三萬五千萬內外我國本部面積十倍有奇於英國故就令我國地代價格所值與英國同率其總額亦三十五六萬萬而斷不能至四十萬萬今彼報謂有八十萬萬然則我國地代價格不已兩倍於英國耶（第十八期第十頁第八至十一行）

夫彼於此所謂地代者專指耕作地以言耶抑兼宅地耕作地言之耶不解決此則吾誠無從與爲辯顧彼前後所論率單稱田賦不論宅地則此所指其必爲耕作地租可知夫地租之最高最低不特英國之數難詳即吾國中亦不易得悉第彼由此以斷言中國地租價額不過英之什一則武斷實甚考尼可孫之統計表英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之地租每耕作地一英畝平均得租三十先令而千八百七十八年者英國耕地租價額最高之年也而依每英畝當中國六畝又三十一分之十四之計算則每畝租四先令七便士又十分便士之八依梁氏之計算每先令當三錢三分三釐有奇則英之耕地每畝平均不過一兩五錢四分內外耳假其十倍吾國則吾國地租不已降爲平均一錢五分四釐內外耶然則有百畝之田者歲入猶不過

十五兩四錢殊不易度日而顏回僅擁五十畝貧郭之田更何能於貧餓以促其生也然以吾粵地租言之則中地歲租自二兩三四錢至七八錢不等平均當在二兩四五錢間徵之鄉農所言頗不相遠以與英較則我之多於彼者近一兩而彼不過居吾五分之三耳即令他省不能如是其必不甚少而等於英之什一易知也梁氏曰言人大膽吾不知其造言英國地代價額十倍於我時其膽量爲何如耳昔人謂李天生杜撰故實汪鈍翁私造典禮夫杜撰私造止於故實典禮又何足言者惜夫毛大可之未見梁氏杜撰統計私造地代價格也

夫中國地租雖不倍於英而決不下之至於居其數十分之一旣如前述矣而尤不能謂中國不有兩倍於英國之地代價格即不能有八十萬萬之租何則英之宅地耕作地租稅總額達於一萬八千萬鎊等於中國之十二萬萬兩則八十萬萬者不過英之六倍有奇而中國平均地代價格縱居英之三分二或五分三猶優足以得八十萬萬也

是以麥洛克之說可以爲英之耕作地單稅反對論而不能爲英之土地單稅反對

論。尤斷不能以之推倒土地單稅論之根據。而梁氏據之以謂吾國行此單稅其不足用亦等於英則不衷於理之甚者也至於於麥氏之說以外杜撰英國地代價格十倍於我之說則尤謬之謬者也（梁氏自言吾粵賃地而耕者上地歲租不過四兩下地不及一兩則其平均價格亦當爲二兩餘也易頁之後乃爲此說其忘之耶抑以爲英之地租每英畝平均可得二十六七鎊也）且彼謂國費比例國境而增吾之國費當十倍英不知英之國費中最大宗之國防費實爲全國費中十分之四有奇其次公債費亦居十分之二有奇國防之大部分用以防衛全領土非比例於本部領土國債費尤無關於領土廣狹而據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決算則

(一)國債費　二五、三二三、〇〇〇鎊

(二)海陸軍費　四〇、〇九四、〇〇〇

(三)內治費

內治行政費　七、五八六、〇〇〇

教育費	一〇、三九九、〇〇〇
地方的性質之費用	三、二八一、〇〇〇
（四）其他	二、九九五、〇〇〇
合計	八九、六七八、〇〇〇

觀此知英之海陸軍費（國防費）及公債費額凡六千五百餘萬鎊餘二千四百餘萬乃他種經費可比例於國境而大小者耳梁氏之說又安足信耶（尙當注意者英國別有地方費其額幾等於國費而麥氏言六千八百萬則與國費地方費之數兩無所合不知何所指也）

以上對於麥氏之說駁擊略盡未嘗稍雜意氣之詞梁氏其將仍固執之耶抑又覥然曰吾無爲麥氏辯護之義務也

第二　駁中國田賦歲徵不及四千萬之說

梁氏之爲論議所持秘訣不外欺瞞讀者虛詞恫喝冀一得當忽遭駁詰意氣荼然矣則又幸人之素未習聞摘舉繁難之事實故爲確鑿之詞以堅人之信其論證之

方若較前爲進步也而其對於讀者之罪惡則尤大何則前者之暴論錯繆百出矛盾並進可以目腦筋瞀亂於刑法上爲無責任之舉動等諸醉客之叫號狂夫之跳梁加之箝束施之療治其瘳可望也藉令不瘳亦顚狂院之前輩慈善家之所致憐也原其操術不得謂惡今則異是於其所知不便已說者故隱之於其已知不確者喜其便已說則故引以爲證淆亂耳目顚倒是非此乃類酷吏之舞文罪不容誅矣其證據則在新民叢報第十八期第八頁曰

現在中央政府所收田賦總額據赫德所調查則其納銀者二千六百五十萬兩納米者三百十萬兩合計爲二千九百六十萬兩據上海英領事夏美奴所調查則其納銀者二千五百〇八萬八千兩納穀者六百五十六萬二千兩合計爲三千一百六十五萬兩我國無確實之統計二說未知孰信要之其總額三千萬兩內外近是

夫梁氏於八頁以下斤斤引賦役全書則非不讀賦役全書者也且即自不有賦役全書而於至普通之會典度必爲崇尊供養日夜夢魂纏繞焉者也而於賦額則獨

不引官書而據外人之所調查此何意也夫近世賦額雖爲官書所不載而乾嘉賦額則官纂之書類載之梁氏雖淺陋亦嘗供職虜廷矣於其聚歛之方寧不熟習之耶而曰忘之則是前此之孤忠自許者恐亦未可恃也如其不忘則明爲欺讀者以爲無知而以謾語進也是則其心術之不可問也且吾固知彼之必非眞忘之也於其後之屢引官書而此舍不引知之也凡官書無不屢載賦額而各省賦課率或載或否載亦一度止耳能查取此各省賦課率決無絕不覩乾嘉賦額之理也

抑凡言地租地税者有田租有山林鑛地租有宅地租(含工場倉庫等)三者之外若池沼溪澗之地皆可有地租地税吾輩之言土地國有本指全土地言而尤重宅地即令田賦不滿四千萬如赫德夏美奴所說仍不足以破吾說以彼所考證非地税全額故也然而赫德夏美奴之說固明爲不可據也言中國田賦者有額徵之數有實收之數額徵者總天下土田法定正供之總額實收則各省每歲實報收於戶部之數也額徵依於法故有定實收視其徵收所得成數故無定而實收中又含有蠲緩流歸帶徵之款故尤不可以一年爲準赫德夏美奴所得調查者或一年之實

收而已額徵非彼所得知也實收之中又祗以地丁名目報部之項彼知爲田賦耳其他亦非彼所知也然而欲據之以證田賦不足四千萬至愚之人所不爲也（梁氏既根據之又硬派吾輩亦根據此說因謂吾輩改三千萬爲四千萬然吾輩先言地稅四千萬後引赫德言意義劃然不相涉未必梁氏腦筋瞀亂一至於此特欺讀者爲不曉文理故敢爾耳

滿政府之定田賦本分銀錢糧草四種賦課而銀之數値爲最多糧次之錢米並少至其歲入總額則常例七項之內地丁居其過半糧爲糧收之大部分而各地有額徵錢者其額亦不少糧除供漕以外並歸本省自用草亦供本省用然無問本省用抑解部皆爲應行奏銷之款即吾所謂達於中央政府者也此外更有雜稅一門中有田房稅契之欵亦爲地稅其他漕折灰石折（江浙諸省課之）額雖小亦地稅也而耗羨歸公之後其額特多雖然此在官吏所濫收不過其十餘分之一而官吏既納之視同規費益肆婪索政府亦因利之不復過問矣自僞雍正年間已定耗羨之額文武養廉二百八十餘萬皆取給焉與定爲賦額蓋等耳更查僞光緒十年戶部

第拾五號

奏頒各省彙報出入欵項册式。銀收册（收册中分銀收錢收糧收草收四項）內。除地丁外。雜稅中田房契糧漕糧糧折中皆有折色。（漕而折銀者歸此類否則歸糧收册）并續完地丁耗羨五項。皆地稅也。錢收有小部分屬地稅。糧收草收册則除爲屯田所納之少數外。皆爲地稅。凡皆赫德夏美奴所未及詳也。今取劉嶽雲所編光緒會計表摘其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九年四年之所列各省彙報總額列之於下。（糧每石折銀二兩四錢亦依梁所計算也）

年	地丁	糧收 石數	糧收 折銀	耗羨	總
丁亥	二三三二、八一五〇	五六三、七二〇一	一三五二、九六八二	三〇四、四〇三三	三九八〇、一四五五
己丑	二二八二、二五〇八	四六一、三六四四	一一〇七、二七四五	二九二、〇八〇五	三六八一、六〇五八
庚寅	二三七三、七二一四	四五四、八二三七	一〇九一、五五二八	三〇一、二五八三	三七六六、五三二五
癸巳	二三三二、九五三三	四四九、三〇七五	一〇七八、三三八〇	三〇三、六七三五	三七一四、九六四八
平均					三七八五、八〇九六

覩此表知即地丁糧收耗羨三項。每年平均已可得三千七百八十餘萬兩之收入。

而銀收册中雜稅漕糧糧折續完四項并有巨額之地稅以非全爲地稅又不可以意測度其居若干分之一故不能列入而表中糧收不屬地稅者亦可剔出以此兩者相償必猶有餘**然則滿政府歲收地稅必不下於於四千萬**此其數赫德夏美奴固無從知之也且此皆以其實收言耳若論其賦額則決不止於四千萬兩也試就僞通考所列以計之則乾隆三十一年天下賦銀二千九百九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兩有奇糧三百八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五石有奇依之以糧折價得一千九百九十六萬二千五百六十四兩有奇合納銀之額得四千九百八十八萬零二百二十五兩有奇外征草五百一十四萬四千六百五十八束然則當時由賦總額過五千萬兩矣而道光末年天下田賦額徵銀三千三百三十四萬八千零三十七兩有奇糧米稱之視乾隆時尤進（據王慶雲熙朝紀政）而光緒十一年戶部具奏正雜賦稅額額徵總數歲計三千四百餘萬兩而近年實收僅二千三四百兩云云查其時每年徵收雜稅歲收百六十萬兩內外雜稅雖多吞蝕然以額徵故鮮不及額度其額亦不過百六十萬兩內外而此三千四百餘萬兩

中除百六十萬兩餘三千三百萬兩內外必爲地丁徵銀之額以視道光年間雖不能加未嘗減也糧草兩項以銀之比例亦不當少於乾隆時而其折價當爲二千萬兩內外合之爲五千三百餘萬兩而耗羨一項常爲稅額之什一亦當五百萬兩矣加餘諸稅則其額當爲六千萬兩弱也而依下所論此實收不能如額之由實在官吏之種種侵蝕非土地之不能負擔此稅也

第三　駁中國地稅不加額不可得四萬萬之說

梁氏此論其貫於始終之巨謬有一不知田賦與地稅內容之有差別是也以地稅即爲田賦故也審其說然則除田以外無地也三尺之童亦當諗其說之非矣而彼顧敢以之欺人是眞視諸讀者不若三尺童子也彼之駁赫德四萬萬之說即從此論以來則其謬於眞理亦不可以道里計夫吾輩引赫德之說謂中國倘能徑理有方則不必加額爲賦歲可得四萬萬意取喻指不示其詳細之剖析宜梁氏閱而不解第吾輩論土地國有已可從種々方面證其能供國用則赫德之說存而不論固無不可而彼旣睹此論即棄地稅於田賦以指摘吾輩之說則亦可就而駁之蓋吾

人所以測中國實徵於民之數。固自有所不必純恃赫德之說。即赫德之說證左不完。吾輩亦有他方法能證其所說之近眞特以赫德之說衆所習知聊取便於喻解耳。彼旣不能明中國稅地共有幾何而姑就田賦以爲論則卽令其所言之數悉確何足以病吾說乎今者田賦以外房捐爲各省歲入之一大宗論者亦知之否乎試剖析房捐之性質渠能屛之地稅以外乎（凡房捐之終極負擔者皆其土地也。特房主必兼地主故不見耳。設假定房主與地主異人則其稅必土地之方負擔之矣然則獨以田賦一項立論非視不見睫者而何抑卽就田賦以論。彼亦無精確之論據第曰『財政上舞文中飽之弊釐金爲最而田賦反稍遜』以冀蔽讀者之耳目。又以『不過六千萬』『一萬二千萬止耳』二語抹殺一切不知彼言六千萬一萬二千萬之根據在歲收三千萬之說而如前所證旣已不衷於事實矣至田賦舞文作弊稍遜之說更不知其證據何存也且稍遜者吏較之辭不示釐金中飽之率。又安知稍遜於釐金之不爲多也耶攷今日官吏於田賦侵蝕之方大者有四。列之於左。未嘗見其何所遜於他種稅也。

第拾五號

（一）濫徵　梁氏謂平餘火耗皆有定額不能濫徵此蓋根據官書頌美之詞以爲貧吏辯護耳實則凡官州縣者無不從事濫徵濫徵所入不盡自得之也亦以供上級之種種侵蝕也自州縣徵收以達於戶部其間每有一度解交即須有足具一度侵蝕之款即達部之際猶須多額之費用則州縣所收可知矣中國舊定稅率本極輕故雖加倍徵收民猶不覺其重耳此之事實梁氏亦未嘗不認識之也故曰就令與法定金額埒亦不過六千萬是則其前言總額三千萬之結果也然使果依此以爲論猶可言也乃方於此言六千萬而相距不二千字遽復依三千萬以立論（十二頁）此其舞文之術固工矣如世人之目未嘗眯何蓋依吾輩所推度則州縣所取於民者約爲正供之二倍半雖有過不及者其平均相去不遠矣至其特多徵者亦數見不爲鮮然非常率可姑無論也蓋賦有輕重地有肥瘠賦重地瘠者不能及額或至賠墊（非不及法定之額也不及備侵蝕之額耳其實已逾正供而幾及倍矣）而在賦輕地饒者則多收之亦事所宜有也今舉廣西之一例證之廣西之田賦每額一兩藩庫額收

銀一兩三錢五分。而州縣糧差收於民者率至二兩五錢。馬丕瑤官廣西巡撫。乃定限每額一兩收錢二千五百文。其值已等於二兩矣。而其後糧差更寅緣作弊。其取諸民乃至每額一兩收銀三兩五錢。是稅額之三倍半也。而泗城府之淩雲縣乃收至四兩有奇。則四倍矣。馬樹勳（雲南人）爲令其地乃思革去宿弊。榜令限依舊額收二兩五錢以便民。而見惡於岑春萱之弟。乃援馬撫定章以浮收錢糧黜去之。夫依馬撫之章則是二倍於額也而以爲輕減淩雲縣之限收二兩五錢亦既爲定額二倍半矣而猶以之得罪於土豪然如馬樹勳者固不多則是民常求納二倍半之稅而未得也則吾輩謂其濫收之數常爲額之二倍半者必非過實矣

二）噢荒　墾地不報部而私取其地升科所徵稅是謂噢荒近代州縣之通弊也其所入不下於濫收蓋墾地納稅而不報於中央政府者其額少亦與報墾之數相等自丁銀攤隨地徵以後丁口之數驟倍非以無丁稅而易孳生只緣丁無稅則不隱匿耳丁稅如此地稅亦然或實墾而報已荒或既熟升科而不報

皆州縣所優爲也。以是羣起相效。以喫荒多寡爲缺分肥瘠。雖日言清丈。徒具虛文。具報升科者卒鮮聞也。此有甚易證明者。蓋土地墾闢之數當與人口之進步爲正比例。與農事技術之進步爲反比例。更以微分之式表之如左。

土地面積 $= z$　人口 $= x$　每畝產額 $= y$

則 $z = f(x,y)$

而 $dz = \frac{\partial z}{\partial x} dx + \frac{\partial z}{\partial y} dy$

依此式可知田地面積爲人口與每畝產額之函數。而當人口無增減時。依每畝產額之進退之微分而變動。每畝產額無變時。依於人口增減之微分而變動。雙方俱有轉變。則依於雙方之微分而變動。此衆函數之被變數之性質當如是也。而中國近百年來農業未嘗進步。故言土地面積增減。必當求其徵於人口。據僞清通考通典及熙朝記政。乾隆二十三年人口一萬九千零三十四萬有奇。(其時戶口已絕少隱匿)二十四年田土六百零七萬八千四百三十頃有奇。同二十九年人口二萬零五百五十九萬有奇。三十一年。田土七百四

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有奇。嘉慶十七年人口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土田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有奇人口之增加己倍而地之加墾不過什三逮於今玆人口四萬萬有餘而田土更不報墾夫農事既未嘗進步矣若絕無喫荒墾必報部者則此四萬萬人中之半數之食將於何求索乎明爲墾而不報耳然而墾荒者孰得免於徵收耶明爲州縣之取之耳故**被喫荒之地其面積當與報墾之面積等**中國人數證之有餘矣而**此地所徵地稅之額當不大減於報墾之地所收稅**也

(三)喫災　今徵額銀三千三百餘兩而實收常不過二千三四百萬者其重之源因在於因災蠲緩**蠲緩之數歲可千餘萬非不徵也官吏利之**不達於政府則不見於實收耳大率報災請蠲請緩之事歲必有之且常居賦額之四分一以上既緩之賦率徑數年而題蠲以是終不登於歲入然

蠲緩僞諭初不着何鄉何國何甲蠲免若干緩徵若干也官吏則因而影射應蠲不蠲應緩不緩其所得率以肥己蠲既無復須解緩者亦必於免則永無敗露之日習以成風不復恠詫矣此即田賦實收不能如額之大原因而民之所以重困也

(四)捏完作欠徵存不解交代宕延　此三者皆地方官之積習以欠久必得豁免故雖已完之欵仍報未納而乾沒其銀此謂捏完作欠舊例每徵收銀米限三日起解不能有誅然日久上級官吏怠於催促則有但具報已徵存庫而不起解存庫之後挪移費用無復存留積久成習而其銀米遂不入實收矣及其任滿交代則本應以所存銀糧移交後任然以負債成習不復可償上司無可如何則勒令後任設法彌縫不爲發覺及其既洩則案徑數十年無從詰究矣此亦實收不能如額之一大原因也

前二者所以使法定額少而民納多者也後二者所以使賦額雖多而實收終不能及額者也前計賦額可六千萬則此後二項所侵蝕已爲其三之一當實收之半矣

然賦額既有可考查則此後二項之侵吞如何可不具論但以六千萬而論濫收者普通當正額之二倍有半故此項徵諸民之實數當爲一萬五千萬兩矣而未以升科報部之各田面積既當與報懇者等則其取諸民之數少亦不下一萬二千萬兩也是知**但以田賦言毫不加額猶可得一萬七千兩之收入**而梁氏六千萬一萬二千萬之說固一無所據也

田賦之外宅地山林鑛產運河鐵道等皆有稅其稅亦略可以屬於地稅中而此數者中宅地尤重不待言矣中國邇年田雖不大長而宅價大增其增也非以建築之精良皆建宅之地之價騰致使然也則價加之稅者宜亦爲地稅（日本地租即並宅地徵之）近年各省次第舉行房捐其收額皆不公布然第假定每省數百萬十八行省中可得六七千萬之款非虛想也而房捐隱匿延欠之弊實多實收不過半額假令充其額宜可得一萬二三千萬兩更自他方面以觀中國文明雖不甚發達地價雖不甚騰然總全國宅地收入猶當半於耕地而房捐之率雖各省不同要之其率平均亦當與田賦相去不遠則其額

亦當半於田賦而爲一萬二三千萬兩也。合之田賦其他賦稅額。決不下於四萬萬赫德之數與眞相近。而吾輩之說亦絕不賴赫德然後爲確也。要之不加額而可得四萬萬云者。非就四千萬言其十倍也。綜一切土地所負擔之額以衡之而知其額當如是也。雖其中亦或報告不確。傳聞異辭。要其大較不可逃矣。梁氏既昧於此。乃悍然倡論曰。

夫使如赫德所言照現在賦額不加徵一錢而實數可十倍於今日則據賦役全書所載其至重之賦有每畝徵至六錢者而政府所得不過人民所出之十分一然則人民所出不已六兩耶

夫吾輩固言不加額可得四萬萬。不言出此四千萬之人本出四萬萬也。言滿政府所收總額爲民所出十分一。非言滿洲責取一者。官吏必取其十也。此間界限至微。不可不察也。且如梁氏說。第擧至重之賦以爲證。則又安足以概一切乎。夫州縣之濫收。各稱其所欲得與民之所能出。安所得全國劃一之比例以爲濫收之標準者。擧一不能十倍者以言。正未足以證餘之不可十倍也。況余輩固未主張是謂地稅

可得四萬萬不過推測言之則現所收田賦居此十分中之幾何分未定也田地之中已報墾田所出幾何分未報墾田所出幾何分亦未嘗言之也即報墾之田中三分之一所納賦爲官吏所侵蝕不達於政府餘則得達此中孰負擔幾何分又未明言也而如梁氏說必假定爲田以外之地官不取其一文即未報墾之田官亦不取一文乃至報墾之中經官吏侵吞其所納稅無餘之部分亦必視同未納而後獨撰此餘三分二之人使承納十倍稅之名世界雖大文體雖衆寧能容此種論法乎然而不如是假定則六錢爲六兩之稅無自而生蓋田以外有地稅則四萬萬非獨取諸田假未報墾者可被徵則非徒爲此報墾之田所出也假知政府實收不過定額之三分二而被徵之地實不止此則出此四萬萬之地猶爲稅六千萬之地非稅四千萬之地也不寧惟是此一小部分之納稅地中自有稅率高下之殊縱令負擔十倍之地稅亦必不能不依其比例而少有假借藉其不然六兩之說仍無著也故令梁氏不依此假定則其說本已不成爲問題無俟反駁若必依此假定則吾輩前言破其根據有餘不煩更言之也

要之梁氏不知田賦與地租之區別故誤認地稅四萬萬爲田賦四萬萬不知報墾地與未報墾地之區別則又誤以田賦四萬萬爲報墾地徵收四萬萬不知稅額與實收之別而以實收之四千萬抹殺賦額之六千萬　因以四千萬較四萬萬得十倍而發生此六錢將爲六兩之奇論結意將謂可以奪人也其愚不可及已

第四　駁地租總額不過六萬萬之說

梁氏於中國地稅田賦徵額實徵實收之五者之區別既混淆不清矣又以其杜撰的論法臆定中國地租總額其言曰

國家現在所徵田賦爲地代價格十分之一現在田賦總額三千萬其地代總額額三萬萬約當英國價格十分之一（此句甚奇或者四萬々爲英之代價格十分一耶）此數當不甚遠即曰所徵者有不實不盡更益以十八省以外

之地代充其量能將此數加一倍則亦六萬萬極矣

夫彼言總額三千萬根據固已誤矣而謂租不過賦額之十倍則尤謬彼徒據地丁銀米徵率最高最低數與租之最高低率相較十倍而因以推定田鮮總額亦爲賦之總額十倍此大謬反於事情也地之科最高率稅者極鮮而科最低率者極衆彼所舉最高租率則爲田租所恒見故即最高低率相較如是亦不足證地租總額與地稅總額相較亦如是也凡言稅率之比較只當言平均額不能言最高低額查僞清會典所載廣東田土總數三十二萬八千八百三十二頃九十三畝賦銀百二十五萬七千二百八十六兩糧三十四萬八千九十五石各有奇依此算之每畝平均賦銀爲三分八釐二毫三絲五忽弱糧値銀二分五釐四毫零六忽弱（依梁氏計每石二兩四以乘三十四萬八千九十五石得八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八兩以畝數除之得此數） 合爲六分三釐六豪四忽强而依乾隆三十一年統計田土七百四十一萬餘頃而賦銀半合計値約五千萬兩平均亦每畝六分七釐內外而去彼所舉四錢內外之高率遠矣是知十倍之言爲無據也且吾輩所謂二十倍者實徵

(民所實出)之二十倍也彼所謂十倍者實收之十倍也若其說爲確則必政府不得其稅者(緣侵蝕蠲免)地主亦不得收其租而後可不然則總額不止十倍也又必官吏一無濫徵隱匿而後可不然則十倍於所納者非十倍於政府所收也然而皆必無之事也今試如梁氏說以推其結果尤有足使人駭笑者如廣東之稅率平均每畝六分三釐六豪四絲强矣令租十倍之則一畝平均亦不逾六錢四分雖梁氏自問當亦不自信矣況此中尙須納稅而催科之吏不如梁氏所擬議者之忠厚勢必收至二倍有餘而此六錢四分者所餘僅四錢七分有奇爲地主所實得然則通常百畝之地主所入曾不逮一傭奴耶(粵之小使月俸稍高者六圓歲七十二元尙多於此所計百畝之租四兩餘)抑如粵地數畝之池亦得十兩之租然則地主胡不悉壞其地以爲洿池以求數倍之租又免重稅覩以藝五穀尤勝也況田地以外宅地如許山林如許其可得租幾何梁氏胡不一計耶是知**六萬萬之說無往而可通者也**(梁氏言不實不盡只能指隱匿不得解釋爲包括其餘也)

梁氏又引吾粵地稅及蘇松四府地稅。謂每畝之租八十兩至一百二十兩。爲斷不能有。以攻擊吾輩租二十倍於稅之說。然此八十兩百二十兩之租。雖所未嘗有。而二十倍於實徵稅之租。固不難有也。蓋梁氏此論之病。與論實收不得四萬萬同。(一)不知田賦以外有地稅。(二)不知田有隱匿不報墾。(三)以租稅之比例爲劃一不動。故其結論如此。既破其前說。則此說亦無庸辯也。況吾輩言租二十倍於稅。不過約畧之辭。即於實際八十萬萬少有所減。吾說亦未嘗爲之搖也。

且如廣東之田。中地每畝可得二兩四五錢之租。而稅率不過六分有奇。以實徵二倍半於額計之。亦不過一錢五分九釐一毫內外。而田租約計平均可二兩四五錢。爲實徵之十六倍弱。此他山林池沼稅皆極微。不過租之百一。而房捐一項。如前所言。實際不過二十分之一。參伍計之。即不能二十倍於稅。猶當爲其十七八倍。而合各省平均計之。雖減於八十萬萬。亦不多矣。蓋證吾輩之說未嘗誤也。(未完)

第拾五號

很如羊
猛如虎
貪如狼
彊不可
使者
皆斬之

法國革命史論(續第十三號第二章)

寄生

第三節　路易十六朝君相之政策

路易十四。威權赫奕。振其國勢。以凌跨歐洲各國之上。而內施虐政。民力凋敝。雖當一時。眩於震爍古今之武功。暫以掩蔽其愁慘之氣。然究其末路。傑人死亡。國財匱乏。已隱致衰弱之徵。及其殂落。人情一變。昔者重視政府之命。弗敢少違。今則每一令出。皆從而議其是非。當攝政之世。(路易十五即位時。年尚幼。故由王族痾爾良公攝政。)平民漸增其富。(此本河津祐之。然別史所紀。民間旒離之狀。殆不見其能愈於路易十四時。惟市民有聚斂自豐者。國庫公債。皆貸自其手。頗能左右政府。證以河津所言。於國家頗占切要之位置者。當即指此一部分耳。)智識亦以磨練而日進。足爲國家輕重。路易十五之聲靈。又不逮先人遠甚。外戰鄰國。則費繁而所獲不足以償。於內則陰抗輿論。顯悖議院。(史謂路易十四與議院爭權。王獲勝利。至第十五世。勝敗僅各得其半。)朝廷紛擾。權落後宮。威力坐此不振。而掊擊政府者。亦日益衆。千七百七十四年。路易十五將薨。嘆息曰。天下將召大亂乎。嗚呼。王何其知之晚也。夫守成之主。固易於剏業。而中興之君。且艱於發難。(守成之主。易於剏業。人所深曉。或謂中興者。亦究有所憑藉。不似草創之難。不知起於草昧者。必當一

第拾五號

朝失德。而藉口救民。民必歸之。中興者適與此反。蓋承先朝離渙之餘。民心久叛。非有大過人之才德。決不能弛此方張之勁弩也。故東西史迹。凡當末季。多不能與羣雄或民氣相競。此平日所抱鄙見。因贅論於此。以彼時法國之亂象非大仁睿智不足以臨之其次則神姦巨慝雖不能長保萬世而或可以控御一日之勢而有餘奈何繼其後者於兩者皆不能至徒以翻手覆手之政策思障百川之流則無異執朽索而叱六飛其顛覆厥轡又何疑焉。路易十五崩之月。王太孫路易第十六 Louis XVI 即位。路易十六溫柔寡斷。常蔽於倰言。無鎮壓民心動搖之力。然天性懇摯。心平國利民福。猶不失爲明君。是故民厭君主獨裁之政。王思所以廢絕之。人方憤先王之淫行。而王品行純正。不好奢侈。此亦本河津祐之。而烟山氏講述。則頗歸罪於王。他史所紀亦微異。烟山語詳在後引。人方喁喁延頸。企聞改革。而王顧慨然以爲己任。惟王弱齡踐祚。自危淺識。欲賴老成經驗者以救其偏。乃擢舊臣摩勒巴伯爲首相。摩勒巴爲相時年七十三事無大小。一切委任之。雖然摩勒巴伯果何如人。非若路易所擬之賢者。而實爲一倰臣而已。非惟不欲國家有苞桑之固。而一導君以苟且。使王不親萬機。安於逸樂者。皆伯一人之罪也。摩勒巴既擅政。自撰卿貳。於是伯爾賛伯司外務。桑日耳門伯司軍務。丟爾浩司財務。馬勒斯爾勃司宮內。當時卿共六人。曰司法卿。曰財務卿。曰宮內

卿。兼理國內諸事。曰陸軍卿。曰海軍卿。曰外務卿是也。之數子者。皆黨摩勒巴伯。然其英才洽聞。實非摩勒巴所及。財務卿丢爾浩者。聰明頴悟。旁通圭士內派之計學。及盧騷派之哲學。富於決斷。思一掃社會陳陳之弊。建議六事。欲使貴族教徒。放棄特權。與平民同納租稅。如他欲革奴隸之制。舉士木力役諸端而悉廢之。撤州郡嚴界。以許通商自由。不賦商人內地關稅。除營業上特權之阻隔。開州會。使平民習於政務。以爲後日三民議會之基。卒以此大樹政敵。不終其志。君子惜焉。馬勒斯爾勃出身華胄。衆議事院會員之長而不受其短。精神秀美。有慈祥之風。亦多所創議。如欲與被告者抗言之權。廢刑訊召還新教徒。許其信仰自由。停撿稿官之制。與著作者出版自由廢止封書苛令。封書者王捕革命黨人密書與丢爾浩共圖良治。以拯生民於塗炭。彼嘗稱丢爾浩曰。是人者。實兼倍根英國之賢相之智。羅比達爾之仁羅比達爾爲法國賢相者也。於此可以見二氏之相得矣。然民望彌高。君寵彌盛。則奸人之忌亦彌刻。所嘆息痛恨於震旦之往事者。徵之於東西。又何莫不然。路易十六既倚重丢爾浩。嘗曰。謀國民之福利者。朕與丢氏而已。然卒爲衆議所搖。千七百七十六年五月。丢爾浩遂罷職。以克爾古尼代之。知積弊之終難除也。亦自引退。居位半年日內瓦之銀行家業結爾繼其任。業結爾非能有濟世之大才。而頗長理財之術。夙

第拾五號

負人望。其爲人正直寬容。不阿世俗。惟稍乏毅力而衒虛榮。彼既以一朝登庸要位。力棻所以副輿衆之仰望者。而當北美十三洲倡義獨立。遣使求助於法。舉國贊其義舉。主張開戰。業結爾不可。夫法民思鋤抑強暴。以急友邦之難。忠義飈烈。誠不當貶。抑其時已國財政紊亂。頻召饑饉。餓莩塞塗。乃復老師奮旅。轉粟饋餉。勝敗難睹。徵發不繼。亶貽戚於父母之邦。未見其爲得策也。要之法民此舉。大勇足多。而畫策未善。忠於謀人。拙於謀己。業結爾之沮之。蓋有以洞見其失焉矣。惜議不見從。卒搆戰禍。逮千七百八十一年。募集公債。計二億千二百萬元。（自千七百七十六年至八十一年六年統核）財政困窘。至於此極。業結爾痛上下交迫。無有喩當局者之艱難也。遂決計頒行歲計報告。具列國庫收支之實狀。於是王妃宮官。羣責其損傷王室威嚴。交排擠之。權族（不擔欲國稅又以年俸恩金多被裁減。故怨之。）敎徒。（以其爲新敎信徒故）復來攻擊。四面楚歌。則英雄喪氣。茫茫後顧。孰予援手。（時首相壓勒巴亦妬其功）是年五月。業結爾遂辭職。未幾首相摩勒巴卒。伯爾贊伯代之。福羅利德爾美遜等。相繼爲財務卿。皆因循無所改革。時則王妃（奧大利王女名馬利亞安達業多）專權。任用佞幸。奢侈無度。財政益亂。（二年半間又增募公債一億三千八百圓）千七百八十三年。乃罷德爾美遜。以葛

朗代居其位。葛朗為人無儉德、以奢侈最得王妃歡 辨給自喜。舉止嫻雅。夙出入宮掖。其自地方牧官一躍而躋卿相、、、、、蓋皆後宮推挽之力也。葛朗執政。務極豪侈以飾外觀。特籌莫大之經費。以供妃后。復以厚貲結納貴族。歲出日增。國庫每年不足之數至達四千萬圜 則以掩盜之策。募集巨債。償還之道非所過問。加之王室驕縱。民懷怨望。王妃安達業多益。當與衆攻擊之衝。羣詬為歲計不足夫人。民亦漸知王妃驕侈。實為財政紊亂之源。故有此名。亦有不樂稱之為后者。呼曰奧大利王女。侮蔑甚矣。葛朗尚新策。千七百八十七年二月召集全國名紳。籌理財政。二十二日開議會。議員共百四十四人。內王族七人。大教正及教正十四人。貴族將官六人。卿相十一人。諸州豪族十一人。地方議院議長及地方官三十八人。市街公吏二十八人。葛朗初嘗誣業結爾失政。謂國財缺乏。皆其所致。及名紳會議。乃欲復行丟爾浩政策。使貴族教徒。共擔租稅。是以大教正伯利安等及業結爾黨群起與敵。輿論亦左之。王妃至是亦助伯利安。首相伯爾贊卒。葛朗之聲援愈衰。王遂罷之。即以伯利安代其位。伯利安為人便佞。長交際。出入後宮。無不同葛朗。此舉亦藉王妃之力 若既知葛氏之為佞臣耶、則此何以愈之。人以賕進。政以賄成。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君臣酣歌於上。黨人冰炭於下。抑幾置國難於層霄之外。遑問當道之盡豺貍哉。夫是以法國之革命不可一。

日緩而余也輟筆而歎尤爲之旁皇不置也哲人有言支那者苟且之國今試思之誠可謂他山之石矣披法國舊史而一一探索其迹於吾國則如優人登場步趨舉肖既畢肖焉復於其生死一髮之界宜畢精力以注之者乃反渙焉忽焉色沮喪焉劇非良劇而國廼非治國焉矣種族之防人心固有必思撤之政體之美民情所嚮必思尼之若人者夫豈鳥獸之冥頑與蟲蛾之弗化也樂於守株之逸憚於行路之艱率彼且息夕偸之臭味而欲導世人以自泯其異類而已烏乎生何不辰而入此苟且之羣哉吾徵法民其又誰與歸伯利安既相法（六卿皆如相制）銳意求稅源振財綱節政費廢止年金恩金削減俸給議院貴族又相怨望且峻拒新案不奉政府之命揚言宜召集國會意國王優柔斷不輕動外則以博庶民之同情而陰且懾政府以炫羣力伯利安大憤欲解散巴黎議院流逐議員於境外尋有調停者出始召還之千七百八十八年卒復以他事捕議長投之獄時暴舉紛起諸州議會均抗議曰非開國會議決不認新賦無已伯利安遂於是年八月八日下閣令布來年五月一日召集國會之旨至二十五日忽免職入意大利業結爾再任財務卿

寄生曰。法國之革命。固已醞釀於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之手久矣。然而其未即發者。亦以爲新君方立。舊臣翼贊。勵志發憤。略見端倪。不事破壞。而致安袵席。民之願也。而卒不及此。遂以成流血僵尸之局。則路易十六朝之政策。必其與有罪焉。烟山專太郎曰。王少長深宮。習於富貴。王妃妙齡絕色。威權濫用。不識民間疾苦之眞狀。徒竭府庫以供揮霍。狗馬充廐。珠玉照乘。國事委佞幸。而王拱手垂裳。以效無爲之治。法國之亂。君后之少年無識。實有以養成之。嗚呼。豈不然哉。夫用人貴專。處事宜定。震之以雷霆萬鈞。而不失故步。然後可以語於有爲。今觀王之一言一行。靡不畏葸。朝令夕更。則又不憚鄰於操縱之術。以激民怒。理財重任也。知丟爾浩而不能用。頻罷頻起。責之以成功。此所以求治而適以促之亂也。近世史家。紀載其事者。皆謂財政紊亂。爲革命之重因。未有探其本源。覘其積漸。朝炊而遺星火。夕乃燎原。見夕火之炎炎也。相率而震之曰。自今而後。日夕愼勿舉火。亦疎矣。財政既詳前述。將及其他政策之顚倒闢闔。乃一如之。亦以見非國帑匱乏之獨能爲患。而若彼詭譎臨民者。庶知懼乎。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五日。王路易十六開三族議會（國會）於佛色黎。（當時

第拾五號

（王宮所在之地。距今巴黎才八英里。）此時全國人民。厭疾苛政。欲撼國家腐敗之根底。創定憲法。改纂制度。均一稅率。以作新邦。聞王毅然集會。則欣喜動色。曰議會開設之日。即吾人之境遇。吾人之運命變革之日也。雖然民之所望。既非朝廷之旨。亦猶豔說立憲之名。而其實且南北萬里。登山而釣。泛舟而獵。勞則勞矣。道愈遠矣。當政府之集會。仍如伯利安約。僅提議新稅一事。王於開會之日。親臨會場。（是月天氣晴朗。集者甚衆。音樂之聲鏘然。民睹國王寬仁之容。及王妃之秀麗。各有喜色。於是教徒首進。長衣狹袖。或被袈裟。貴族繼之。着禮服。麗紗圍頸。冠簪白羽。平民繼之。黑衣短套。以麻紗結頸巾。飾最質素。教徒列左。右座皆貴族。堂之深所。爲君后設席。與平民對。路易偕妃。財務卿業結爾就座時。皆頗受歡迎。）具道困急實況。諭籌實行救濟之法。業結爾演說亘三時許。所致詳者。不過財政。衆大失望。皆相對默然。初決事投票。以族類分。（三部各占議室。分別審議。以三部中二部之同意決可否。）平民不利之。（貴族教徒。利害相同。每多同意故。）創議箇人票決。蓋教徒貴族兩部合數。尙不逮平民。（教徒部議員。爲大教正。及教正四十七人。（或謂四十八人）院主座主三十四人。（或謂三十五人）村僧二百十八人。（或謂二百八人）貴族部議員爲貴紳二百四十二人。行政官二十八人。地方審廳官六十二人。（或謂百二人）平民部議員則教徒二人。貴族十二人。市街公吏十八人。醫士十六人。法律家辯護士記者二百七十九人。（或謂二百十二人）農商百七十六人。（或謂二百十六人））苟從此議。是又平民之得而貴族教徒之失也。故爭之至烈。至是羣集洼業結爾。以爲向背。顧氏不置一言。彼欲表同情於政府耶。悉墜民望。可慮

也。若主張箇人票決。則勢利之族。舉爲其敵。尤可慮也。毋寧依違二者之間。壁上袖手。無與勝敗。則爲一身計。誠善矣。於是國會無所折衷。紛擾益亟。平民議員自推伯利爲議長。公立國民議會。奪立法大權。號於天下曰。此會解散。則人民無納稅之義務。數日他黨來歸者亦日衆。六月十三日。有村僧三名來投。至十九日。兩族倡連合平民者得百三十九人。皆投平民部。二十一日。波耳多之大教正以下百四十九名來歸。大勢危墜。不可終朝。王妃內寵。思以武斷政略。制平民之跋扈。王輕信之。六月十九日。下令二十三日開臨幸會議。兵隊數千。圍議事堂。議員以外。皆不得入。王盛張儀衞。且責平民議員之不法。直命閉會。貴族僧侶盡皆退散。而平民積日之忿。王先於二十日密遣親兵閉鎖三族議事堂。使峻拒議員。併日而殫。議員中名士米拉伯mirabeau者。言論尤激。疾聲王罪。民氣爲之一振。新聞雜誌。亦大倡急進。六箇月內。新聞雜誌發刊及二千五百種之多。如塞伊著孰謂第三級者。曰。平民即國民也。國之要素也。國之基礎也。國家之主權也。法國人民之紀念等。其最著者。他如德襄來今著第三級之利害論。他爾頷著吾人之哀訴。段敦著三族議會之法律等。皆受輿論贊歎。舉國翕然。王目擊情狀日非。憂慮不能措。始復用業結爾議。時久分王妃派及業結爾派。互相仇視。謀商三族合併。六月二十六日。貴族僧侶與平民議員會。三族連合成立。議會約七月三日止。休會七日。國事稍稍定。而法國時已頻歲凶荒。民情囂然不靖。米拉伯結王族痾爾良公。謀覆王統。事洩下亞卑獄。亂

民數千。破獄救歸王。不究。王蓋懲於剛猛之覆轍。而濟之以寬。歟然宮中派（即王妃派）氣燄日揚。阻業結爾。使不得進謁王。再從其議。都城戒嚴。（參觀本報十一號正明夷法國史論十七頁十二十三行）國民請解散軍隊。於巴黎佛色黎設置憲兵廳。以保護公安。王毅焉斥之。罷調和派。業結爾等四人。增加武力。示民挑釁。議院遣使王宮乞和。（請召業結爾。解散軍隊二事。）及王又斥之。千七百八十九年九月十二日。法國哀哀無告之民。遂鋌而走險。不得不出於革命。噫嘻。世有論者。頌王聖明。徒擢髮而數民罪。吾將撼斗參排閶闔。代法民以呼此數天之冤也。

第四節　結論一

寄生曰。總觀革命之故有三。導其源者。厥維虐政。（第一節所述）文學揚其波。（第二節）而路易十六朝綜其滙。造如是因。結如是果。理勢然也。吾嘗言法之前事與中國最相類。則試還案之文學之盛。方消息今日。其爲功罪。俟諸異史。（輓近數年。人智日增。無論宗旨若何。要皆舍空談而漸趨實理。此亦不可謂非進步。）至若朝政紕繆。昭明於目。既頒新制。旋循舊則。晨詔立憲。夕事株求。玩忽視民。情莫能蔽。以擬路易十六之世。正復倫類。間又潛覿默察路易之罪。弱也。愛新之

罪僞也路易心在家國而才不足以濟之力任艱苦而識常足以撓之愛新則但綏撫馴擾之策而已徵選歌舞耽娛淫泆聞專制之利也則保守爲惑立憲之安也則姑嘗試焉所計者子孫億萬年未嘗肯以毫毛利吾民是實二者相去猶未可以道里計也若是者何曰同根與非種之辨在乎是矣在乎是矣今以見在故言之者衆不宜具論非難者樂舉中國歷朝之深仁厚澤與法國十八世紀相比較然則請致詳於虐政可乎明夷區虐政爲二曰稅曰刑率因其次夫明夷之言曰法封建僧寺之貪橫稅歛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駭可悲實中國人所未夢想者也嗚呼漢唐代遠不復道矣 **其有躬被慘酷而最爲切膚之痛者宜若滿清入關以來** 淸制有丁役有丈量有圈佔病民莫甚丁役按人抽稅且令給役張玉書所謂既役之復稅之非古法也五年一編戶口悉注於册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則以田土從戶口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匠竈等籍而役之輕重準焉然在仕籍及舉貢監生員與身隸營伍者皆例得優免（據張玉書記順治間戶口數目）百姓聽役於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始免自後復有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

第拾五號

僱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胥吏上下其手。隱匿脫漏。百弊叢生。又丁銀有增無減。溝中之瘠。猶爲籍上之丁。黃口小兒。已入追呼之册。（盛百二編審論）且每逢編審之歲。民間派費甚多。有里書里長之費。有州縣造册之費。有院司道府吏書紙筆之費。有部册之費。有黃綾紙張解册諸費。迫索尤甚於丁糧。（據雍正四年直督李紱疏。盛百二亦言編審時吏胥按戶索其飲食簡筆之費）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而僅如舊額。猶不免於駁。故逃亡死絕者。俱不敢刪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戶。嚴搜徧索。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無得免者。號呼滿堂。不忍見聞。（陸隴其編審詳文）今一一較法。恣意征稅。任情徭役。按戶派金。揣肥量瘠。有以愈耶。層層中飽。層層敲剝。有以愈耶。（中國自天子發令。而胥吏躬親其事。殆經數十級。校邠廬抗議論其害尤詳。）開鑿一地清丈一田。供應尊侈。民力爲竭。（揚雍建請停丈量疏曰。有司隨從多人。加以弓手索手算手書手等役。工價之外。舟車火食。供億煩多。派及各戶。此供給之害。應用廠舍樁繩界牌木植。爲費不一。即如攢造圖冊。自縣府至道。自藩司督撫至部。紙張筆墨。工費浩繁。毫無官價。悉出民貲。經承需索。無有虛日。此造册之害。上司差承。府縣快役。借名催繳。絡繹不絕。彼差甫去。此差復來。多方勒索。不飽不已。此差役之害。事緊未竣。立限比較。日用工食。既有常例。一經朴責。費愈不貲。此比較之害。丈完一圩。必更員覆丈。舟輿從役。再費經營。雖所丈無弊。而弓手未充所欲。那移之間。杖責立至。前功盡棄。後費更滋。此覆丈之害。張杰論差徭書曰。上巡幸木蘭。與謁陵大差。一切橋道工程。車馬支應名目不一。難以報銷。向由司道派之州縣。州縣派之民里。至於雜差。累民尤甚。如米車煤車酒車。如委員過境車。如遞解人犯車、（一人犯車每輛市雇錢七百文。勒派民間。則需十四千文。

而約計一年需車五百輛）如草如料。如麩如炭。如天棚。如挑夫。如檯墻。如欄櫃。如井蓋。如井欄。如桑刺。如劈柴。如枝子。如秫稭等項。離奇古怪。悉難枚舉。俗云。衙門一點硃。民間一片血。良不誣也。按尤侗亦有詩詳述其弊。民少地荒棄家行乞飄轉流徙僵羸填谷張杰論差徭書曰。地少窮民。勤勞終歲。摒擋差錢。有因此而折房去產者。有因此而賣妻鬻子者。有因此而棄家逃亡者。流離困苦。死而無告。陸隴其編審詳文云。賦役全書。人丁歷年遞增。而實則共現今審定丁數。較之賦役全書之額。缺一千五百五十六丁。逃亡死絕。民生日蹙。閭井蕭條。廣西通志亦云。丁糧混淆。差徭沓累。一縣之中里不成里。甲不成甲。戶不成戶。糧差安不偏累。百姓安得不逃亡。見之他省紀載者。倘難更僕悉數。逃民實狀可想矣。當時何一事不與明夷所述法國情狀相符乃謂其可駭可悲實中國人所未夢想者明夷要自夢夢耳何其㷭也士大夫夙夜經營求廁身於廟堂之上魂縈魄繞天子之知我用我耳足不履阡陌目不睹窮黎習爲諂譽弁亡其舊傳曰肉食者鄙今知志於肉食者之尤鄙也明夷之謂也復考丈量一事如儲方慶清丈論曰清丈以爲民乎愚不得而知也清丈以爲國乎愚不得而知也愚之所知者以爲爲吏胥耳楊雍建有請停丈量以甦民困疏蔡方炳論清丈之弊有四一曰欺徇之弊一曰紛更之弊一曰把持之弊一曰掩飾之弊長洲清田紀事陸世儀論清丈田畝有曰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又曰無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爲驚擾姚文然丈册末議曰丈量之册有二一曰魚鱗册一曰簡明摠括册魚鱗册一本用紙近廿

第拾五號

餘萬。民間所費。已二千餘兩。而彙解藩司紙劄浩繁。卷帙重大。途次水陸解扛之費。又復不貲。一邑如此。則一府之費可知。通省之費更可知。盧紘新泰丈田議亦復言次有餘痛焉。至于圈佔之制。尤堪痛心。彼滿洲率其狉獉狠豕之族。挾其弓矢鐵騎馳突。以蠻力服我怯我。反正則部勒八旗。使隸兵籍。分駐各省。號爲駐防。農以耕也。彼不知耕。賈以易也。彼不知賈。不工不商。安所得食。則有官餉之。須官餉不可計永久。故圈地以代餉。凡圈民地。請旨。戶部遣滿官同有司筆帖式撥什庫甲丁等員役。所至村莊。相度畎畝。兩騎前後牽部頒繩索以記。週四圍而總積之。每圈共得幾百十晌。每壯丁分給五晌。晌六畝。晌者折一繩之方廣。其法捷於弓丈。圈一定。則廬舍場圃。悉皆屯有。而糧籍以除。烏瞻靡止。惟所駭散。向南多道殣也。常歲圈內間有汙萊。計畝請於部。不受。交有司收籍。更擇他沃壤以償。是以岐路盡鳩鵠。中澤少雁鴻矣。以上皆錄姚文燮圈佔記 又乾隆六年。戶部侍郎梁詩正上疏有云。查八旗人戶口衆多。無農工商賈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我皇上至仁如天。慮其資生之不贍。特於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贍之糧。免其借扣之銀。假以生息之利。且爲分置公產。聽

令認買撥給地畝勸諭下屯。其優於旗人薄於漢人。班班若此。中國版籍。就令百倍於法。而以五百萬貴族殺人爲戲（如上所述。則天下之鬼多餒。試一閉目。如見顚連無告之狀。即以一人而論 旗人戕漢人者。照律己應減等。然朝官相護。每脫其罪。下文徵例。）儔能堪之。法於貴族僧侶常假特權。而清朝在仕籍及舉貢監生員降及皂隸輿臺之屬皆得優免。（今忘出處。原文略謂富民仕籍。至衙差等人。皆得藉口於公役。一概豁免。故貧民賦稅愈重。而日即於貧。）視之已尤過矣。然此皆僅秕政而不涉於種族。乃觀滿漢差役輕重之分。令人髮植。（道光二年。直督疏奏。辦差章程。各屬情形不一。省北州縣。有旗三而民七。有旗不辦而民獨辦者。張杰論差徭書。亦言鄉間辦差。有辦旗三而民辦七。有旗不辦而民獨辦者。）以征服者治被征服者。以滿臨漢。如主於奴。此又中國所獨有。而法之所無也。（即如身隸營伍。亦得免差。蓋入關之初。兵皆滿人。亦以自矜其種。非重軍人也。）明夷謂清設官甚少。養兵亦極少。故行極薄之稅。而綽綽有餘裕。不思官所以寧民者。而今以擾民。兵所以衞民者。而今以賊民。生民之初。不能自治。始擇賢者而君之。曰爲我聽訟。爲我謀安寧。爲我掌庶務。無有巨細。我俸給爾身。我以力役所得者。充國費用。爾盡厥職。爾無惰。君受其任。弗能載。則設丞輔百官。原夫租稅。民之所以自爲。而特假手於官也。抑章章矣。故雖多無不樂輸。（如今歐美各國 遇有大事。民皆樂格外輸稅。以其政爲民。且皆經民院議決者也。）寖及後世。君以強暴得天下。視國不公而私。（漢高所爲以天下較季弟生產

說僅一若天生烝民。供其鞭策。（庸儒遂有食毛踐士莫非王臣之言）一二小儒。阿諛承旨。則曰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是租稅之道。專為一人剝奪脂血。以膏虎狼之吻。雖曰猶薄。夫孰為甘之而不悔也。（且中國民力之困。倍蓰歐美。此中尚有重因。清之薄斂。名反其實。更不足為證。此兩節均詳論於下。）滿洲兵制。厥旨尤悖。不以威敵。而以懾民。昔也干城。今也蟊賊。民暴暘雨。耕織以養父母。妻子。猶憂不給。是故不為其利。欲其踴躍而完賦斯已難矣。況于豢猛獸以匍匐其爪牙之下耶。且明夷之心。謂是設官養兵何為者也。如曰擾民賊民。斯其天職。則官與兵一日不可有。吾未見其當。云甚少也。度明夷老悖。或不至此。苟謂為民。則官非多。不克舉其職。兵非多。尤不克與鄰國競矣。中國至今積耻不刷。惟兵力太少所致。尚得以為幸乎哉。故縱曰薄稅。而明夷之說。且百解而無一通。若此。（明夷又論薄稅。為宮府之欲易給。異不值一噱。明夷豈以人民納稅。為專給宮府之欲。必令其饕飽而後去。故難給則厚。易給則薄耶。然則眞以擾民為宮府之天職耶。而況其欲正未易給也。）又況官書所載。朝野苛政。條縷億萬。不事蒐羅。取之盈幅。以清朝文網之密。私家紀述。尚不敢罄。登諸簡疏。必多諱飾。（當為百與一之比例）存其什一。已難卒讀。明夷熟視。偽若無睹。大書特書。不一其書曰。薄稅省刑。昔有士子。好與人辨。每割裂故訓。自文其姦。有調之者曰。僕

携二醫來一善治盲一善治瘸惟擇止其一明夷其有盲瘸之病歟明夷將習其故智謂是皆過去康乾之世非以例今則吾請述吾生所見聞才十有餘年不可謂非今矣雖然猶不能無一言以為今昔之辨暫假定中國今日刑歛愈於昔法之虐政惟路易十四時為最至路易十六雖宮中競尚奢侈而仁義為政吾前言路易十六朝君相之政策。多歸罪於朝三暮四。至壬爾浩等實相施設。實不可沒。過非中國今日行尸走肉者比。己論之於十一頁。毋輕以矛盾見誚。多所改革王后少不更事非有呂雉武曌之暴那拉氏者。眞呂雉武曌之流也。盧騷哲理披靡一世貴紳淑姝棄其舊習門地素異職業不同者亦復情味藹然併為一體革除貴賤服制。諸種俱樂部。恒聚異級異種之人於一堂。盡破從前閥閱之見。壯年貴族。多有持急激之論者。嘗曰。可愛者自由。可慕者平等。今法律制度。雖未改其舊。而風俗習慣。則固漸趨於共和。勒桑哥亞伯爵。且欲分擔平民之租稅。非如滿人自矜貴族踐踏漢人幾不與齒君詔臣疏。語氣可見。於下當徵其一二例。故法有革命亦不當為路易十六時也然明夷論法國革命之因以與中國較有無揮灑萬言舉例盡路易十四時新民叢報十五號十五頁至二十四頁獨非今昔之有不倫乎又觀明夷所云康雍乾百年間用兵于準回青海西藏者數四拓地萬餘里而戶部之庫尚常餘七千餘萬兩明夷能舉昔日之盛獨不能舉昔日之暴乎且若明夷以康乾時與路易十六衡絜長短尤不當也路易十四威靈赫濯以三四州

第拾五號

郡。拓地至三十八州。殆與近世版圖相伯仲。國民欣戴之忱。若發狂疾。不稍亞於康乾之世。至路易十六。國庫空虛。較吾今日賠欵億兆。上下交竭者。猶覺彼愈於此焉。明夷述中國稅法。始自春秋。不以爲遠。則僅百年而上。當更無所謂今昔。是我徵引雖知上而止。已足緘塞明夷之口。特辨論不服其心。君子以爲未盡。是故猶欲有言而不辭。胡不憚煩之誚也。（此節未完）

史論所重在斷。不貴敘述。惟前稿付印。頗有以略爲言者。或異國事蹟。涉獵較寡。非若前朝之能知者八九也。故自後所續。徵攷稍詳。敘議參事。通人諒焉。

述法國革命之旨。在與中國一一相較。否則何取乎以異國往事爲談資。故敘滂虐史。至於萬言。使讀者知僉人之誣妄。與革命之眞理。非軼出本論範圍之外也。惟第四節冗長。而小病旬日。排印期促。故俟下期續成之。今先登其半。病餘屬稿。或不免序例錯誤。亦待鑒訂。　附識

蘇菲亞傳（來稿）

无首

蘇菲亞爲虛無黨之聖徒。「東歐女豪傑」略耳其名。民報第貳册揭其眞像於卷首。蓋尊之也。然其行誼。其品性。知之者尠。敢薰沐整肅獻於諸姑伯姊之前。

蘇菲亞。Sophia 名晉樂。Perovskaia 其先出於大彼得 Peter The Great 貴族也。祖父某尼古拉一世任內務大臣。父某任彼得堡尹。叔父某任陸軍大將。以征服中央亞細亞之大部分。夙著名望。

蘇菲亞以千八百五十四年生。父性嚴峻。喜壓制。母溫良富慈愛心。八歲始入尋常小學。未卒業。退學。伴其母赴克利美 Crimea 別莊。千八百六十九年。歸彼得堡。入女子中學校。與其後有名於實行於虛無主義者某某交。父聞之怒。其廢學。且不喜其多交豪放洒落之女友也。禁之於家。千八百七〇年。蘇菲亞年十七。自家脫出。匿其友宅。通學於某校。嘗讀錢內選 Tschernes-chewski 陶伯洛 Dobroryuboff 所著詩文。大受其感化。其後與戚古思 Tschaikovski 等共組織戚古德 Tschaikostue

第拾五號

革命團獨當一面。其意志之堅卓智力之俊邁雖以一年少弱女子嘗凌黨中之有名先輩矣。千八百七十一年始發願游說派同志旅行四方。蘇菲亞親爲田舍間之小學校教師。七十二年巡行烏拉山 Ural 中艱苦備嘗屢迫饑渴熱心正行排萬難以赴之。所至多得勞働者之愛情。七十三年十一月以嫌疑被逮特證據不備拘留一年。發解原籍居於克利美別莊受警察監視者三年。及七十七年有一九三人事件。戚古德團黨員大半被捕蘇菲亞亦受嫌疑復被逮。七十七年輸爲城旦流諸邊障。以憲兵押解及中途自停車場得間亡出再至首都復捨身新組織成「土地自由黨」被任爲會長與莫斯科及黑谷 Kharkov 聯絡聲氣。夏自黑谷率黨員一隊僞裝士官憲兵携武器直趨中央監獄謀刧奪國事犯罪人黨員某某等不果。八月於彼得堡謀殺赫脫曼 Harqmann 將軍其運籌帷幄者均蘇菲亞也。事洩警察偵探羣襲其宅。蘇菲亞急爆發炸藥一時瓦石齊飛祝融肆虐乘隙得遁。千八百七十九年於莫斯科裝置地雷於鐵道線下謀殺皇帝。其時蘇菲亞被選爲指揮委員。自高處望見車駕着其地點速發暗號。不幸誤中副車。

於是土地自由黨開大會決議選敢死志士爲實行委員分設民意黨蘇菲亞時被舉爲委員長嗚呼女員之多虛無黨之特色也豈北極靈秀之氣果獨鐘於女子乎何大慈大悲大無畏者多出於女員耶自是以後凡有暗殺事件（如冬宮事件皇后出葬事件）無不與蘇菲亞有關係者有志者大竟成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一日轟殺亞歷山大第二此實驚天地泣鬼神之大事業也際此運動時蘇菲亞實爲總長先日僞裝一衛生隊之牧師遁行加他鄰 Catharine 溝渠及其附近實地測量何處可以立何處可以行同事幾人何處可以分配某地某地一一如指諸掌當日以鉛筆描示可行大事之地圖方位分布於各委員而己則居最中一處瞭望皇帝前來以白手巾示可行事時李索古 Lissakoff 投第一彈不中蘇菲亞急振白手巾而革理雖 Grinevski 投第二彈命中亞歷山大二世即日死蘇菲亞當擾攘時脫出歸其宅黨人咸勸其出亡不應强之不可曰『獨夫雖誅善後事正多也』後十日乘市中通行馬車被捕去

蘇菲亞天性至孝雖處如何危險境遇不忘其母時不顧警察之嚴密偵探微行定

第拾五號

省其母者數矣及其被捕入獄也。公判前數日。三月二十二日。書一稟。致諸克利美。呈其母曰。

兒竟有今日之運命。固兒所豫期。亦兒所自致。竟至於斯。兒固無所怨。兒亦無所悲。

兒心執一者也。兒心匪石。到底不忍枉其所信念而行者也。兒固無他言。

但竟有今日。親恩未報。親心實傷。兒之罪大矣。哀哀我母。尙其赦兒之罪。

兒今已矣。兒志已酬。兒願已足。兒心無所罣礙矣。然尙有極不忘情者。我母耳。

哀哀我母。尙希再有一度面會之時。

兒性好潔。固我母所素知。日來輾轉地獄。遍體塵埃。兒心實厭。甚願我母賜新潔衣裙。使兒得一洗其精神。而入於清涼世界。

公判之日。即最後會面之時也。哀哀我母。尙其鑒諸。

母得書。淚涔々下。倉皇至彼得堡。僅於宣告死刑之日。得於路傍望兒。如風過去馬車玻璃窗中愛兒之嬌面而已。獄吏尊嚴。杜絕交通。遂不得見。四月三日。清早押赴

刑場。復於路隅望見一面。則顏色憔悴多矣。俄羅斯牢獄。固以酷烈著名者。亦無足怪。及至刑場。蘇菲亞毫不改其自然之態度。而靜受刑法之執行。西例。以婦人弱於男子。每見慘殺之事。則不克自持。凡執行刑法。必先婦人。免其見而生悲也。時蘇菲亞肅然前進。請於監刑官曰。

身雖女性。然固久任實行委員。長彼輩。委員固吾所指導者。亦吾所最寶愛者。不忍一刻先彼輩去。今日雖爲最後之實行。然亦不可失此常度。請先彼輩。使吾一息尚存。得望見吾黨實行委員之顏色。

嗚呼。臨別贈言。何其纏綿而慷慨也。

樂波輕 Kropotokine 公爵。亦戚古德團中之一員也。千九百〇三年。刊行『懷往事談』一册。蓄紀當時秘密運動者也。今摘其關於蘇菲亞之紀事如左。

吾黨時時密會。吾無時不在。每會必以夜。其集會所。在彼得堡郊外之一小板屋。屋主人。即蘇菲亞也。當時僞造通劵。避居田舍。爲一農夫之未亡人。

蘇菲亞出身貴族。父爲首都總督。彼嘗卒業於高等學校。與高氏姊妹三人。創

立自修俱樂部。此實吾黨之前身也。

蘇菲亞既嫁爲農婦、著厚棉衣、足履男子所用長靴、頭戴棉帽、日夕肩兩甕、運水於南注 Neva 河以灌園蔬。凡諸鄰近村人、無有知其爲出身貴族者。

蘇菲亞天性慈愛、藹然可親、且喜游說。每當紅日西斜、晚風微扇時、列坐荳棚瓜架間、談往古史乘、及當世偉人面影、慷慨溫柔、村中人老幼婦孺、莫不敬而愛之。

蘇菲亞天性有潔癖、室中日日洒掃、清潔不留纖塵、若吾黨中人有曳汚惡皮靴、擅入室中、或誤染不潔於其室中者、即叱之。其舉動光明磊落、毫不可干以私、於道義上論、實無一點微汚、若黨中人有不正行爲者、彼即睨其目、揚其聲、直指其失。然容貌高美、性情中和、長於智慮、極有肝膽、故黨中人莫不親之如慈母、尊之如嚴師。

蘇亞菲善看護病者、極爲親切精摯、黨中人有罹病者、即奔赴其宅、任看護職務、盡心調理、過於家人、故最得士心。

一夜二三同志團爐論事。忽及某人。蘇菲亞慨然贊曰。「彼實巾幗鬚眉也」當彼出此言時其態度其聲音今長留吾心目中不能一日去諸懷抱其高尚其平和其精密實不能贊以一字吾唯一大紀念而已

樂波輕之所紀如此。巴枯寧曰。「女員者黨人之靈魂也。若有女員發願隨喜者。吾黨當事之以聖徒」嗚呼不其然乎

談叢 涓涓談

何騰蛟

南都陷。福王崩。明室已不堪問矣。而能外却虜師。內圖恢復。以保湘桂黔滇諸省者。豈非督師何騰蛟之力乎。方公之在湖北也。欲有所圖。而大權握於左良玉之手。莫可如何。使良玉與公同心。不爲動兵清君側之舉。吾知南都雖陷。虜師未易得志也。及公投水不死。而來長沙。適聞賊餘黨十餘萬來降。因建十三大鎮。方一面請唐王幸贛。一面決意東下。拜表出師。中興之機。在此一舉。詎意諸將之驕蹇貪殘。永忠之逗留不發也。湘地既失。遂退保桂林。與瞿留守共策。既敗虜師於全洲。又敗虜師於桂林。隨而復全陽。隨而復永衡。是時虜師盡潛於楚。不敢再窺桂林矣。已失之楚。何難收復。夫孰知天不祚明。竟使英雄被襲於湘潭之城。而留一大殘念哉。公之忠心勁節。與史瞿二公同。其困苦艱難。在史瞿二公上也。公之對永明王也。曰寧使臣爲郭汾陽。勿使臣爲文天祥。及將自盡於大埠橋頭也。對人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衣

帶之遺彼則行之我則繼之。又吟詩一首曰。天乎人事苦難留。眉鎖湘江水不流。鍊石有心嗟一木。凌雲無計慰三洲。河山赤地風悲角。社稷懷人雨溢秋。盡瘁未能時己逝。年年鵑血染宗周。讀之令人悽愴淚下。而油然生故國之感也。嗚呼。公往矣。而英靈猶在。夜郎古國間。吾黔人可不頂禮公。崇拜公。志公之志。而驅除醜虜乎。若盡如貴陽相公。馬士英之爲。吾愧死入地矣。

附錄何騰蛟覆虜主將書

騰蛟少壯立朝。運逢屯蹇。甲申三月。自分一死。所以苟延至今者。思蹈汾陽後塵也。不意志切才疎。致茲狼狽。負恩辱國。臣罪當誅。尚可苟延人世乎。頭可斷。心可剖。先王先公。實式凴之。

馬士英

岑春萱之出於苗種。盡人知之矣。馬士英之出於苗種。尚有未知之者。何騰蛟爲假太子事。上福王疏曰。竊見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兇頑。臣等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惡狀。無人不恨其奸邪云云。此出於苗種之明證也。或謂南都淪亡。明室不振。不可

爲士英罪蓋士英本苗種也其信然耶然王猛爲胡人尙勸堅以勿伐晉後唐明宗屬蕃產尙言已不足爲君彼士英者獨何心也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士英已同化於我矣而心猶有異何耶是不惟戎狄之心不可測苗種亦然也士英旣貴所用之印章爲「貴陽相公」四字蓋有竟爲之而以自詡者嗚呼士英狗豕不若曾何足道獨恨其妄以貴陽爲名貽吾黔人以羞也抑吾聞之今之俳優侏儒亦有以相公稱之者然則今之欲步士英之後塵而爲滿洲作辨護者其俳優侏儒之類耶

清其奈我何

鄭所南作文丞相敘有曰人而皆公也天下何慮哉瞿留守斥降清臣李紹祖曰天下人皆不爲紹祖清其奈我何其言至痛余近遇一憲政黨亦斥之曰今民族主義大明吾漢族同胞漸知以革命爲事且革命軍已起於湖南江西廣東福建矣汝亦漢人何猶愚而望異族立憲爲渠應曰天下人皆望異族立憲豈獨我也嗟乎天下人皆不望異族立憲清其奈我何哉噫（記者按天下人皆望異族立憲去歲事也今則滿洲政府腥德已彰。如奕劻輩之貪鄙僨事、人人所知內地人心。於立憲一事。已視如枯木死灰矣。昧心者。唯東方君子耳）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土地國有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册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貲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民報第十五號

(日本明治四十年七月五日發行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售報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零售一冊
二元	一元一角	二角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冊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注意

本報銷逾萬份以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難敷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頁	半頁
一期	拾圓	陸圓
三期	貳拾七圓	拾陸圓
半年	五拾貳圓	參拾一圓
全年	九拾六圓	五拾七圓五角

廣告取次所

東京神田區三崎町三ノ壹

晶光舍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神田裏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南神保町 群益書社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小川町 東華書局
同三崎町 譚致洋服店
橫濱 永新辨

早稻田鶴卷町 麟圖閣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棧
英屬加拿大 華英日報館
庇能 黃金慶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美國紐約 黃溪記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檀香山 隆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吉隆坡祥興號 阮英舫
芙蓉 朱顯兒
小呂宋 人壽堂
坤甸福源號 江清水
新加坡 振源棧
同 星洲書報社
大霹靂壩羅 湯伯令
麻六甲 振長春呂文采
三寶瓏 黃禮
西貢美萩 同德棧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五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
日本明治四十年
清光緒三十三年
陽曆七月二日印刷
陽曆七月五日發行
(每月一回五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章炳麟
印刷人 藤田正知
編輯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編輯部
發行所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衆町三十四番地 民報發行所
通信所 日本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民報通信事務所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三河町一丁目十四番地 丸利印刷合資會社